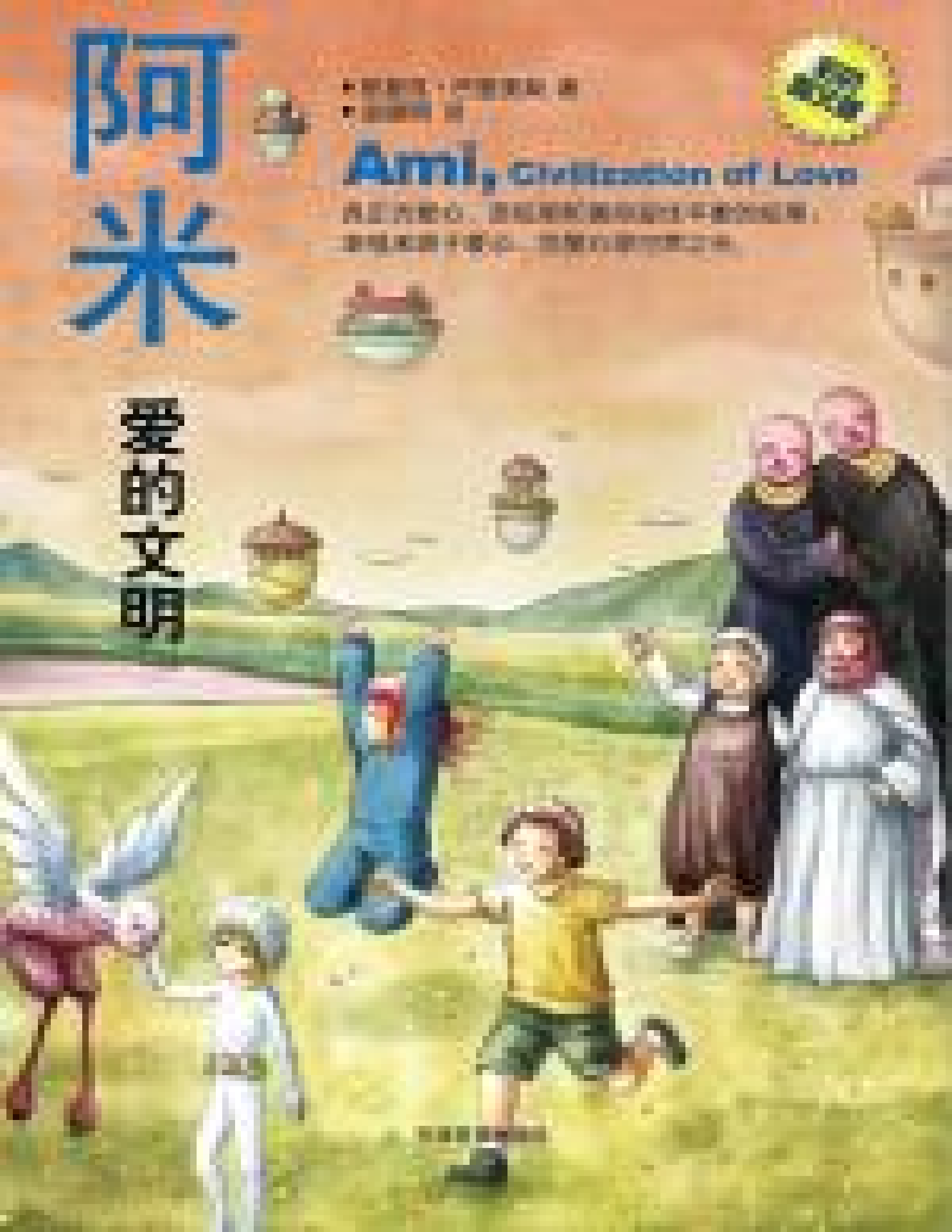
阿米

爱的文明

Ami, Civilization of Lov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1）
-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2）
-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3）
-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4）
-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5）
- 第二章 在树林里（1）
- 第二章 在树林里（2）
- 第二章 在树林里（3）
-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1）
-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2）
-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3）
-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4）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1）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2）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3）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4）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5）
-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6）
- 第五章 新生活（1）
- 第五章 新生活（2）
- 第五章 新生活（3）
- 第五章 新生活（4）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1）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2）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3）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4）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5）
-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6）
- 第七章 宇宙奶奶（1）
- 第七章 宇宙奶奶（2）

- 第七章 宇宙奶奶（3）
- 第七章 宇宙奶奶（4）
- 第七章 宇宙奶奶（5）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1）

我简直不敢相信：阿米的飞船终于出现在海滩的岩石上，而且是在满天星斗的夜空。我的心重新快活起来。此前漫长的等待令人痛苦不堪。此时此刻，宇宙中的一切又变得美好起来了。

那黄色的光柱亮了。光柱把我举了起来，最后把我送进飞船内部。我迈进那小小的客厅。我一心想着文卡、我那外星人的未婚妻、我那知己。经受了漫长而难过的分离之后，我俩又要相聚在一起了。我的心因为快乐而加快了跳动。

“欢迎登机！”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出现在我眼前，他微笑着对我说。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希望看到的是阿米和文卡。

“这一次阿米不能来。彼得罗，请进！来，咱们谈谈。”

这是个瘦高的小伙子，个子比我高，显而易见的是，他属于文卡一族，是斯瓦玛人。他和文卡一样，头发也是玫瑰色的，眼睛也是深紫色的，耳朵上端是尖形的。

进入指挥舱前，我问他：“文卡在船上吗？”

“在。在船上。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她了。”

我松了一口气，浑身痛快，连忙走进舱里。一道魔幻般的目光从船舱尽头射过来。文卡显得容光焕发。我胸中燃起一股爱意，从我的微笑中迸发出火花。可是……她看着我的样子并不亲切，而是冷淡。她丝毫没有向我跑来的意思，面对重新相会，没有半点快乐的表示，而是远远地望着我，表情严肃。她居然不理睬我！

我开始有了某种不安的感觉。这时，那小伙子向文卡走去。文卡立刻向他抛去一个非常甜蜜的微笑……文卡是冲他笑，可不是冲我笑啊！发生什么事情啦？

接着，小伙子站到文卡身边，转过身来望着我，随后把文卡整个搂进怀中，目光凶狠而狂妄地说：“过去出了错误。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星球之间的知音。我们来自契阿，你是地球人。因此，文卡不是你的

知音，而是我的知己。”说罢，他在文卡的嘴唇上久久地亲吻着，而她则一手抚摩着小伙子的后脑勺，一手热烈地抚摩着他的后背！……

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感到浑身全都瘫痪了。文卡把我给甩了，跟别人跑了，跟一个小伙子跑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跑了，小姑娘就喜欢大人，而不喜欢像我这种不到十四岁侏儒般的小孩。 这时，我听到一阵敲门声。

“彼得罗！”

心里一阵剧痛之后，我睁开了眼睛。我是在海边住宅自己的房间里呢！

“哎呀……又是在噩梦里。”我心里想，一面暗暗感激奶奶及时叫醒了我；开始觉得平静多了。我明白了：阿米有时叫我“妄想狂先生”是有道理的，因为甚至在梦里我都胡思乱想。

“该起床了。我得去上瑜伽课了。家里得有人醒着啊。”

“好吧，奶奶，我起来了。”

“中午，我有个客人要接待。这样回来做午饭的时间要晚一些。你十二点钟的时候能把烤炉点燃吗？那里面放着土豆饼呢。其它的事情，到家以后我来管。”

“好吧，奶奶，没有问题。”

“彼得罗，好好看家！再见。”

对，这就是我在那等待期间的精神状态：悲观，焦躁。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无论阿米还是文卡都没有消息，刚才那样的噩梦倒是经常不断地骚扰我。不过，也仅仅是噩梦，也幸亏是梦……

在这期间，我奶奶得了“返老还童”的毛病。她练瑜珈功，吃维他命，打扮得十分年轻，又重操旧业：我不知道是理发师呢，还是美容师，亦或化妆师之类的行当。如今她在家中的时间大为减少；此外还利用在浴场工作的机会预约上门服务。这样家里的收入大大增加了，因此整个夏天我们都能在海边租住一套房屋。

刚到海滨时，我以为阿米和他的飞船夏天一到就会回来的，可是我在以前两次我们会面的海滩岩石上白白等候了他几乎两个月。暑假眼看就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城里去了，可是音信全无……如此难过的等待把我的暑假变成了令人压抑、无休无止、看不到尽头的事情。

我每天都去海滩的岩石上，长时间地望着天空，一心想看到飞船，直到夜深了方才回家。空中每个闪光点都让我满怀希望地激动起来。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是让人泄气的卫星，愚蠢的陨石，就是微不足道的飞机；就是没有阿米的飞船，那可是我见到文卡的唯一工具啊！

文卡啊……我多么想再见到她啊！……她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头，我觉得我和她一生一世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我和她认识只有几个月，见面的时间不到一天，可是这就足够了，足以深深相爱了。我俩之间有着互相强烈的吸引力。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我俩已经明白：我俩的心是一个整体的两半：我俩的心灵是孪生兄妹，是知己。所以分离让我非常难受；我想她肯定有同感。我每天都在想念她，天天都想。自从第一次见到她以后，我就时时刻刻在想她，觉得她每时每刻都在我心中，后来我意识到今生今世都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喜欢她，她让我感到更有活力，更完美，更幸福；尽管她不在我身边，我还是感到幸福，因为她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出现在我心头。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2）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爱心把我俩结合在一起了；是阿米让我明白了爱心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于是，我才知道爱情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它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

阿米来访之后，对我来说又有了一位新的上帝。我想甚至许多无神论者都会同意我的宇宙新创始说，这是我从宇宙中最发达的星球上接受的学说。

我知道上帝始终如一都是上帝，可是我们看待上帝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步伐在变化的，是随着我们的进化过程在改变的。起初，人们以为造物主就是一块石头，或者是闪电，或者是太阳。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每当我们能够以更高级方式有所领悟时，那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就如同是一位新上帝的化身。这恰恰就是我的感觉。

在认识阿米之前，我脑海里的上帝是一位随时监视人间、充满复仇心理、古板、严厉、喜欢惩罚人类、而且易怒的老爷。是啊，这就是有人为了吓唬我而灌输给我的上帝形象；另外，《圣经》上有些章节差不多也是这样描写的。由于上述原因，我小的时候非常害怕上帝。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想上帝，不接受坏信息，我觉得怀疑上帝的存在更有好处 ……

但是，今天我觉得上帝仁慈善良、神采奕奕："智慧而无所不在的主啊"主宰着宇宙万物，也在我心中。感谢来自外星访问我的阿米，是他让我知道了神的存在，认识了充满爱心的上帝。

如今我可非常注意倾听神的声音了，因为神不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神化成了我可以感受、体验和经历的存在。当然，由于爱心就是上帝，每当我感受到爱心时就体验到了神的存在。真理就是这么朴素。

朴素的真理是为朴素的心灵准备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位老人谈这个心灵方面的话题，那结果就是把一切神学思

想知识搅成一团乱麻，最终导致我们远离上帝。

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地球人心理都有些扭曲，因此很难理解朴素的事情。关于如何管理地球的问题便是如此。

我漫游过奥菲尔星球，那是个文明进化的世界。我还去过其他一些星球。因此，我知道宇宙中的文明世界用爱心分享一切，整座星球就是一个大家庭。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果就是天天如同过节，因为人人欢喜快乐。可是，在地球上，如果你出门上街，会看见一张笑脸和一百张愁眉苦脸……而且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问题只有用金钱能解决；可是越是有钱的地方，愁眉苦脸的人越多，冷若冰霜的人越多……

问题出在：物质只是“身外之物”；而幸福则与“身内”有关；“身内”则与爱心有密切关系。爱心恰恰是比我们先进发达的星球上的指导原则；因为有了爱心，先进星球的人们看待生活是从“我们”出发的，而地球上则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自私自利是地球人的行为准则，从此派生出我们的生活方式，陈旧和残酷的所谓“文明动力”、即著名的“竞争法则”推动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但是“竞争法则”是不折不扣的史前“弱肉强食”的变种，只不过说得花里胡哨罢了……

但是，那些文明发达的星球已经不处于史前时期了；那里不搞竞争，而是互相合作，有福共享。

鉴于上述这样和那样一些原因，宇宙文明世界认为：我们地球人属于不文明、不发达、不进化的星球。与宇宙相比，地球人还是比较原始的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认为已经“现代化”了（1208年的人以及每个时期的人们都这么自以为是现代人）……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日益频繁出现、静悄悄来去的飞船驾驶员们、那些掌握了地球人做梦也不敢想象的高科技的人们，不认为我们地球人有资格与他们建立正式公开的联系呢?

是啊，大学教授们也不会去原始林中与野蛮人谈话啊！那些野人难道能听明白什么吗？……假如您去一个危险的坏蛋家里，他会认为

您的来访是对他恶行的支持呢……要是您打算说他的行为不对，那最好事先穿上防弹衣。

但是，尽管地球这个不文明的世界上有许多黑暗和残酷的事情，也正因为处于史前时期，所以不懂得也没有感觉到爱心的真谛，阿米却说：我应该欢喜快乐地生活，给所有的人送好信息，包括那些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发明新式武器来换钱的科学家们，包括那些破坏自然环境来发财的商人，（阿米认为，热爱地球上的类人生物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按照阿米的看法，这些“人类的恩人”并不是坏人，而是无知。（我要是有权力的话，就把这些“恩人”、“善人”、“代表”和“救星”统统关进监狱，免得他们祸国殃民。）阿米说，由于这个原因，解决的办法不是打仗，不是斗争，不是把什么人开除地球或者关进监狱（这令人遗憾），而是教育，是改造思想，是改变灵魂，至少让年轻人的思想焕然一新，与成年人可能有所不同（现在我明白了：“成年”与“堕落”在西班牙语里为什么属于同一个家族了。）之所以说“可能有所不同”并且以一种更为人道的方式领导世界，因为不能肯定如此，还因为学校并不教育我们如何做个优秀的人。我们地球的教育不以改善“身内”为方针，而是追求“身外”事为目的，为此，我们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死记硬背，而记忆的资料恰恰不是引导我们幸福的东西，也不是让我们明白生命崇高意义的东西。积累一切“身外”事的资料，丝毫不能改变“身内”的状况，没有深刻的意义。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3）

地球上的教育不是鼓励我们团结友爱，而是刺激我们“争强好胜”，这就是说在各方面压倒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踩成烂泥，迈过别人的尸体前进。这就是我们地球上目前在哲学、伦理、道德方面的培养方针。从“身外”事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比过去好多了，身上总是携带手机；从“身内”事说呢，从洞穴时期到如今，情况没有大变化……何况有种种迹象表明洞穴人并不像我们今天的人类那样征战个没完没了，同样，斑马也不跟斑马开仗，狮子也不总是与狮子作战。看来集体互相惨杀的行为还真是我们现代人类的一大发明呢……可是，我们却自称是“人”……

我的思想有了变化，今天我非常认真地关心人类的命运。但是变化的原因不是学校，而是阿米；还有照亮我心田的那道伟大光芒，就是意识到应该为改善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首先从改善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开始。当然，那伟大的光芒也不是来自学校。

由于地球上没有很多人对改善“身内”事感兴趣，每个人只关心自己那点蝇头小利，因此要改变这个世界，我看不容易，除非来一场大灾大难，让幸存者不得不改变世界，不得不建设一个与现状不同的世界。

可是，阿米说，不经过大灾大难也要改变世界才是好主意；为达此目的，所以才让我写《阿米》三部曲，展现一下比我们地球文明发达的星球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和特征。

我说过了：文明发达的星球是遵照“宇宙原则”或者叫“宇宙基本法则”行事的（这是我一生中又一道重要的启蒙之光，当然也不是来自地球），换句话说，就是爱心，这是非常简明的道理，爱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但是，某些人由于理解能力低下，可能觉得这个道理“过于浪漫”或者“过于讲究精神”，尽管如此，在那些光明的星球上，人们首先是在研究中心和大学工作，组织提高精神境界的活动，

因为在那些星球上，精神和科学是一码事，他们知道爱心决定一切。而这里，在地球上，是“证券交易所”决定一切，是银行决定一切……

理所当然的逻辑应该是：像世界上如此细致复杂的的事情需要科学家或者智者来领导；但是在地球上，我们不是遵照爱心的原则行事的，因此我们不合乎逻辑道理。某位非常有知识的读者可能会说：我上述强调的话有些前后缺乏连贯性，因为爱心与逻辑毫无联系。但是，阿米对此提供了又一道智慧的光芒：“爱心是最高的逻辑法则。”因此，只有心灵智慧的人才能理解阿米的话。由于我们的领导人不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更谈不上付诸实践，所以这里发生了一些真正缺乏联系的事情，的确缺乏逻辑性：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未来以及整个地球生命的未来都屈从于市场法则的控制之下……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4）

这样，我们就乘坐在这个漂亮又充满商业气氛的地球飞船上，沿着银河系的圆周轨道，不停地滑动着：我们是盲目的，残酷的竞争法则刺激着我们，追逐着唯一的目标：金钱，全然不在乎追逐的手段。如果有利可图，没人在乎他人生命和幸福的重要性，没人保护大自然，没人关注地球的未来。

于是，统治我们地球的美元哲学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大多数人不幸福，忍饥挨饿，或者赚了钱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腐败成风，渗透到最庄严神圣的地方了；暴力和犯罪日益增加；张牙舞爪，以邻为壑，高筑栅栏加铁锁，外有大墙内有机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油水颇多的“大买卖”破坏和污染着我们的地球家园。

而人类的需要和深刻的价值又是什么呢？真正的友谊、温情、善良、友爱哪里去了？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将来会怎么样呢？

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不会带来“别的产品”。这里的人都是“生产和消费的器械”，如此而已。连大自然也是“商品”。

有人这样唱道：“如果你给我赚钱，我对你好，对你微笑；如果不能，那就赶快滚蛋！”……

但是，由于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我怀疑人们不糟蹋别人就能把事情做好，包括做好事也是如此；我猜想有些人不这样做，纯粹出于缺乏想象力。我坚信，因为爱心是宇宙最强大的力量，一旦做事就以爱心为朋友，成功是肯定的。

好了，我弄明白了这样一点：我写的这几本书就是积少成多的沙砾，它们正是为了逐渐帮助事情发生变化而做的。仅此而已。

“阿米，你听我说！无论你在哪里，请接收我的心声！希望你来看我！我要见到文卡！请你快快来吧！”我每天夜里坐在岩石上，心里默默地对阿米说道。我知道阿米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都能捕捉到我的思想。可是没有任何回音。我聚精会神地发送我的心理感应信息，一

面望着星空，直到夜深为止；这时，我有些难过，有些害怕，相当沮丧地回到家中，心里想：这个夏天阿米不会来了，虽然我早已经完成了第二本书—《阿米归来》的写作任务，因为这是阿米提出的条件：如果要他第三次来地球并且带上文卡与我相会，我就得写作《阿米归来》。

对了，实际上，《阿米》和《阿米归来》是我表兄维克多根据我讲述的故事写出来的。他三十多岁了，懂点文学。可是，现在这本新书是我自己写呢，是我单独完成啊，通过我得到的一个“神奇的帮助”，后面我还要讲这个“神奇的帮助”。（耐心，平静，科学）……

一天夜里，刚回到家中，奶奶就说：“啊啊……，孩子，我发觉你有些难过，每天晚上一露面就是伤心的样子。你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跟哪个小情人闹矛盾了？”

是的，正是如此，可我不能告诉奶奶说，我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妻啊，她连八岁还不到呢；我的爱人，全部生活中的至爱，我亲爱的知己，是个外星女孩，她生活在距离地球几百万公里的星球上，我和她的相会取决于另外一个名叫阿米的外星男孩和他的飞船。我怎么能跟奶奶说这些事情呢？更不要说，我表兄一直用治疗精神病的办法威胁我了。他没完没了地用这么一句话烦我：

“彼得罗，你很有想象力，能想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来，所以我才愿意帮助你写出来发表。可是你不能当真啊，‘因为想象是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车轱辘话，他说了几千遍了。

“奶奶，我没事。那是你的瞎想。我会伤心？哈哈哈！您说什么呢！

接着，我换了话题，看起电视来，随后就准备去睡觉了。

第一章 相会与分手（5）

但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一看电视，起初是一组广告，我正要改换频道的时候，刚好发现一艘太空飞船出现了，正在靠近地球，于是，我决定看看这些商业广告。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似乎在说："谁坐这艘飞船来这里啊？这是秘密啊！"

这是阿米的声音啊！我非常熟悉他的声音。接着，他补充说："别丢掉在飞心石上的惊喜啊！"随后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广告。

调皮的阿米已经回来了，他就在这里转悠啊，终于回来啦，他在为所欲为。对他来说，出现在电视里易如反掌，随便投射什么图象，随便说什么事情，甚至遥控，如果需要就从别的星球控制，使用他自己设计制造的神奇的仪器。

我奶奶早已经睡觉去了。我像箭一样飞也似地向岩石跑去，全然不顾周围一片漆黑。我气喘吁吁地来到海滩上，由于快乐和希望，心脏飞快地跳动着。我登上岩石，四处张望，可那里也没有阿米和飞船的影子。我想起上次他来这里时，远距离地对我施加了隐身术，不让我看到他第一次来到岩石时刻下的长翅膀的心。我找到了那颗心，它就在那里！"心"上有颗石头，下面有张纸条。

我高兴地想："是阿米的信！"果然是他的信，连上面的拼写错误都是他特有的，他不大熟悉我们的语言：

彼得罗：

明天，我等你，

在树林里

阿米

看了纸条，我高兴极了。神奇的事情又变得普普通通了。文卡……阿米……

片刻后，纸条上一句话让我惊讶："在树林里"！我觉得很怪，因为除去岩石之外，我不习惯把阿米的来访与其它地方联系起来，但是

随后我明白了：树林是个绝好的地方，因为附近的地方只有树林便于飞船白天降落而不被人们看见。

我高高兴兴地睡觉去了。现在我知道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就又可以拥抱文卡了。 哎呀，太好了！我开始想她。结果费了好大力气方才入睡。一想到会面就在眼前，我激动得几乎浑身发抖。最后，终于睡着了，也没有做这些日子常做的噩梦，而是梦见与文卡非常有关系的美事，可这是个人隐私……

第二章 在树林里（1）

醒来时，我本打算不吃早饭、不洗澡就直接奔向树林，可是一想到要与阿米见面，他可能带文卡一起前来，因为他的飞船可以转眼之间就“移动”到银河系任何地方，所以我好好洗了淋浴，仔细洗了头发，甚至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洒了香水——几周前维克多来访时留下的。我挑了一件能找到的最好衣裳，然后准备跑出去，可是奶奶在餐桌前等着我呢，早饭已经摆好了。

“彼得罗，这么急急忙忙、高高兴兴上哪里去啊？”

“这个、这个……没有、没有什么。因为天气很好……”

“今天阴天，还有点冷啊。”

“啊……可阴天也很好啊”

为了避免我不能回答的问题，一口气喝完了牛奶加巧克力，拿起一块三明治就跑了出去。

“彼得罗还有秘密哪！”奶奶笑着喊了一句。

松树林距离海滩不是很近。我向村庄跑去，来到主要公路旁，穿过公路，钻进一片草地，登上通向树林的陡峭山坡。路上，我猜想：文卡会不会在飞船上呢？可是，我立刻想起阿米上次漫游时说的：先来地球接我，然后我俩再去文卡的星球；这样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再来一次太空漫游。

乌云渐渐散去了；大海从灰色变成了美丽的蔚蓝色。

我非常高兴地钻进了松树林，一心想着几秒钟之后就又和阿米，特别是文卡在一起啦！

我进入树林深处，向四周张望，猜想着阿米肯定在飞船的屏幕上注视着我呢；可是由于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就决定在一处林间空地等候他；我知道他找我比我找他容易多了。

坐在草地上，心里有些着急，突然想到：阿米会出现在我身后，会蒙住我的眼睛，喊道：“猜猜我是谁？”这想法不错。因此，几分钟

以后，我觉得什么人来到我身后时，就闭上了眼睛，心里非常平静，因为我极力控制着好奇心和激动的心情。果然，一双温暖又热情的手捂住了我的眼睛。可是，阿米一声不吭。这时，我闻到了一阵清香，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一阵颤抖，让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让我重新体验到非常美好的深情：那是文卡的香味……

文卡来啦！！！

我没有睁开眼睛，抚摩着那双亲爱的手、那细长的手指，抚摩着那柔软的头发，抚摩着那小巧的耳朵。我膝盖着地，转过身来，文卡就在我眼前！于是，我又看到了她眼睛中那快乐和充满无限柔情的紫罗兰色。我不想阿米，什么也不想，我以为自己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进入了另外的境界，进入了生存的其它领域，进入了只有最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把我们引进的领域；我只有把自己全部献给这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俩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献给这崇高与无法言说的沉醉才成。我俩不能说话，也用不着说话，再说我俩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因为我没有戴上翻译通的耳机。她也没戴上。我俩谁也不会说对方的语言。我俩侧卧在草地上。每当我俩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就禁不住快活地笑起来，世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俩产生如此的幸福感。

过了一会儿，经过一番亲热之后，我比较习惯了这重逢的喜悦之后，方才回到现实中来了，只是这时我才想起了我俩的朋友。我竟然忘记了阿米的存在！

“阿米在什么地方？”我白白说了这么一句，忘记了没戴翻译通。

她吃惊地望着我，说道：“SDGDLNJFHADR DIU ZNFIUGHAER”之类的什么话。这时，我才想起翻译通那个小玩意。她也想起了耳机的事。于是，我俩都笑了。

我第一次发觉她的声音很美，深入到了我的心田。

“文卡，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可是你发出的声音让我感到震动……请你说吧！”我想她用某种方式听懂了我的意思，因为她开始说起来

了。与此同时，我入迷地倾听着她的讲话，仿佛被什么奇怪的巫术迷惑住了。我很想闭上眼睛，就是这么永远地倾听着发自她内心的美妙音乐。

“够了！够了！别再浪漫了！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这一对罪恶的男女。”阿米快乐地开玩笑道。他那白色、亲爱的形象向我俩走来。他说的也是文卡的语言，内容也差不多。看到阿米如同往常一样快活和光辉的形象越来越近，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起身去迎接他，献上我的爱心。这时，我发觉他比从前矮了一些，要么就是这几个月来我比从前长高了一大截。我不得不弯下腰拥抱他。文卡非常快活地仍然坐在草地上。这是一次热烈又幸福的重逢。

阿米给我俩戴上翻译通耳机，随后说道：

“彼得罗，你发现比我现在长高了许多，心里特别高兴，对不对？”

“没有。阿米……不过，也没什么不愉快。可是，你……没有不高兴吧？”

“不会跟你一样的，你要是看到文卡长得比你高，肯定会不高兴的……”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看看我亲爱的知音，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

“你?我‘要是看到文卡’，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看到文卡了，她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文卡，你站起来！”他要求道。

她一站起来，我就傻眼了。由于此前我和文卡一直没有站在一起拥抱，而是跪着或者躺在草地上，我没有发现她也长高了许多，而且比我高，我现在只到她鼻梁那么高！

我感到极不舒服，这我可没有料到，心情变得复杂起来，我想她也许不高兴，深感失望，也许不再爱我了，也许会……等等之类的事

情。我眼睛望着地面，而她仍然温柔地拥抱我，亲吻我的面颊，同时不得不微微弯下腰来，当然……

“这些文明不进化的人们只会看外表，看事物的表面，他们得了‘视力种族主义病’。”阿米说道，一面发出他特有的婴儿一样的笑声。

文卡极力安慰我说：“彼得罗，别担心！我照样爱你。你知道咱俩的感情远远超过了表面。”

“呣呣……是的，我知道，可是……对你来说，肯定感到不快……”

“没有什么不快。”阿米插话道。“因为我们过来时，我提醒过她：你长得没有她高。她说，没有关系，就是她把你装在衣袋里也成，哈、哈、哈……”

第二章 在树林里（2）

“真是这样，彼得罗，哪怕你只有我小手指那么大，我也会全心全意地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身高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你就别自寻烦恼了。再说，阿米讲了，你还得继续长高呢。”

“将来有可能吧。可是你还不能长得比我快。那现在怎么办？我只有你鼻子高，你不觉得差距很大？”

阿米说：“准确地说你身高达到她前额的发际上。可是由于你自寻烦恼，站在她面前你就驼背，你觉得自己比实际情况矮了许多。但是，如果你在她身边挺胸抬头，你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我明白他说得对，我是有些驼背。我挺起胸膛，发现差距不那么大。她快活地把我拥抱在怀里。她那热烈的目光让我感到没有理由担心。我又恢复了自信心，一把搂住文卡的细腰，模仿老电影里情郎的口气说道：“真的，宝贝，就算你长得再高，我也是你的公牛，对我要小心，乖乖。”

我和文卡都笑了。阿米也笑起来了，但是随后他说：“对这种史前时期的大男子主义，最好别当真！”

“阿米，这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可你别忘记，大男子主义只是在洞穴时期生活的原始人才有意义，因为身高体壮对于生存下来是重要的。在那个世界里，男人比女人高大强壮是有好处的，因为女人需要保护。可是你们的星球早已经超越了那个历史时期啦……”

文卡似乎有些糊涂，她打断阿米的话，说道：

“阿米，在契阿，特里人统治着我们。他们让我们屈服，恰恰凭借的是比我们斯瓦玛人身强力壮。可是你却说我们的星球已经超越了那个历史时期了……我不明白。”

“你已经超越那个历史时期了。不是吗？你不在乎彼得罗比你矮。对不对？”

“对，我的情况是这样。可是绝大多数人呢？……”

“文卡，你千万不要遵循什么你以为的大多数人的想法行事！而是应该凭着你的良心和聪明才智办事！因为人们经常由于害怕与众不同而装做和大家的想法一样；或者因为看不到真实的感觉，而在内心深处也许跟你想的一样，只是他们没有听你的意见来强调自己的意见，然后再支持你。”

我认为阿米的话很有意思。他继续给文卡解释下去：

“假如你有个好想法，大家也需要它，可是你没有勇气说出来，那么这个好想法就永远得不到传播，也永远变不成现实。就由于你的胆怯，一切都白费了。”阿米面带微笑表示道。“再说，你也无法知道你并不是唯一有不同想法的人。孩子们，生活里应该敢于自己做主。说起话来，努力平静自若，尊重别人，绝对不咄咄逼人。要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于是，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人赞成你们的看法，这恰恰因为你们的星球正在发生变化。”

文卡觉得这个话题理论多于实际。

“阿米，我看没有发生那么多变化。在我们星球上，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一样，无论老少。的确有些好人，但是，总体上占据优势的还是肤浅、浮躁、自私自利、重物不重视精神……彼得罗，我不知道地球上是不是也这样。”

“文卡，一样。再加上相当多的暴力。”

阿米深深出口气，笑着说道：

“孩子们，并非大家的表现都一样。但是，如果许多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都得随波逐流，那是陈旧的制度强行规定的潮流，它指导你们星球上的生活；那陈旧的制度不把人当人，更不看重大家的生活，它的基本原则不是爱心，而是重视物质；由于基础没有建立在爱心之上，就不可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绝大多数人不高兴，可他们认为这事不可避免，于是闭上了嘴巴。这样一来，人越来越多，一切依旧，毫无变化，或者确切地说过去毫无变化，因为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了。很多人开始变了，这从环境中可以感觉得出来。你们两个应该加入到改革的行列中去，也出一把力。别忘记：保护财产和生命就是保护你们自己啊。”

他最终说服了我俩：从今以后，我俩要努力做到真诚坦白，不隐藏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单单是在我俩应该写的书中说出来。

阿米快乐地笑着说：“孩子们，别跟你们的星球生气！不要单看事物阴暗面，因为阴暗面总是不如光明丰富多彩啊。”

我俩看看周围，夏天早晨的树林美景，这时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这让我俩明白了：的确，人不应该只看阴暗面，另外一面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

一阵清风卷着花香、松香和桉树香轻轻吹拂着我俩的面颊。

阿米盘腿在草地上坐下来。我俩也照他的样子席地而坐。

“孩子们，我看你俩特别高兴，是因为重逢感到幸福，对吧？”阿米快活而顽皮地问我们。

“是的，幸福。”我俩异口同声地说道。

“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了，上次漫游到最后分手时，你俩不应该上演那样一出生离死别的悲剧。对不对？”

我俩不好意思地互相望望。阿米说得对。我俩不应该为了试试不分离而闹了一通造反式的“叛乱”。如今我俩又重逢了，过去的事情如同一场短暂的梦 。

“对……我俩那时真傻。”

“好哇！你们承认这一点让我真高兴。这样，今天再要分手的时候，你们可就别再闹腾了……”

“什么？！今天就分手？！”我俩大惊失色，紧紧拥抱在一起。阿米却哈哈笑起来了。

“又一次在冒没用的傻气了……”

第二章 在树林里（3）

阿米的话让我俩明白了：我俩的感情不是什么“没用的傻气”，而是强烈的爱。我觉得一年里只能跟她短短地呆上几小时，这实在太残酷了。我刚要开口；文卡已经在表达同样的意思了。

“阿米，爱情不是什么‘傻气’，何况我俩还是心心相印的知己呢！因此一听说我俩不得不又一次分开，当然会难过了。”

“孩子们，我理解你们。分开让你们感到痛苦，因为你们还没有学会感受超越身体接触之外的相会喜悦。真遗憾……”

阿米的话让我回想起：我经常感受到文卡就在我心中；还想起有好多个夜晚，我想象着她就在我身旁。这些想象中的相会情景强烈到仿佛让我觉得我俩真正在一起似的。我把这个感受讲给阿米听。文卡在一旁听到后说道：这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她身上了；她也觉得那种时刻我俩仿佛真的在一起似的。

“那时你俩真的结合在一起了，不是肉体，而是灵魂。”

我说道：“当然啦，不过二者不一样……”

“真正的爱情是灵魂的事情，而不是肉体。正因为如此取决于肉体形式的感情都是转瞬即逝的。皱纹一出现，体重一增加，也就不再亲热啦……那不是爱情，而是建立在外表、毫无深意、没有力量的短暂吸引。但是，对于真正的爱情来说，是不存在什么身高、年龄和外表的；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事情；爱就是来自对方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是那人全部内心世界的概括。无论距离还是时间都挡不住这种感情的交流。这样的爱情就是死亡也无法把它消灭。”

文卡望着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俩都知道阿米说的爱情，就是把我俩结合在一起的感情。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一次互相抚爱起来。如此一来，我俩又重新进入了让我们忘记了宇宙中其他事物的无时间境界。

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时间，随后听到阿米用嘲讽的口气在说话：“坦率地说，电视剧的这一章稍微长了一点……”

这句话让我俩不好意思地回到现实中来。但是，我一看阿米的表情发现：他虽然在微笑，故意做出顽皮的样子，但是无法掩饰目光中激动的神情。

阿米捕捉到了我的思想，他说：“彼得罗，不错，这‘没用的傻气’是有传染性的；你俩的柔情蜜意释放出震动波，让一个恐龙化石都激动了。哈、哈、哈……”

我很快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蝴蝶在周围飞舞。

“彼得罗，你没发现鸟儿的歌声也更快乐了吗？”

我注意倾听，果然是真的；好象整个树林都在歌唱和跳舞，鸟儿、昆虫和鲜花组成了五彩缤纷的音乐会，庆祝我俩的幸福爱情。

阿米解释说：“这都是你俩的幸福爱情‘挑逗’起来的。”

“太神奇了！”我俩喊道，一面坐在草地上入迷地看着我们周围喧闹而欢乐的景象。

“这是你俩释放的高级震动波；你们已经知道爱心是宇宙最高级的力量；因此，恰恰是你们自己制造出产生了整个这场灿烂‘舞蹈’的‘音乐’……”

文卡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爱心吸引和产生出欢乐了……”

“当然了。人人都有寻根的倾向：爱心，就是幸福的源泉。同样地，所以冷漠会让人们疏远……”

这样，我明白了不快乐的人们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放射出爱情……

“因为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敞开心扉。好了，咱们上飞船吧！”阿米站起来，一面从腰间拿出飞船遥控器来。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1）

黄色的光柱把我们三人包裹起来。我向上方望去。那里有庄严的宇宙飞船，现在只有我们看得见。它漂亮，魔幻般地神奇。它在平稳地旋转，微微倾斜，比松树树冠稍高。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它那银色的金属机身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辉。我明白阿米这一次换乘了另外一艘飞船，因为这一艘的机身下方有一颗“长翅膀的心”。

“这不是上一次那个‘飞碟’。”我说。

“彼得罗，你说得对。舱内很多地方像上次那一艘，但是增加了许多高科技手段，体积也更大些。你马上就看到了。”

我非常高兴地被举上飞船，这一次丝毫不害怕。我慢慢要变成太空飞行的冠军啦。这不是吹牛：那些著名的宇航员与我相比，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啊，什么也没看到啊！！

飘浮在空气中而身体没有任何重力的感觉，这实在妙不可言。一面上升一面向下望去，我看到了蓝色、闪亮的大海、大片的树林、浴场、我家的小房屋。我展开双臂，找找自由小鸟的感觉。这比游乐场里任何游戏都更好玩，也更安全。进入飞船内部时，我脚下有道滑动的金属门关闭起来，于是渐渐恢复了体重的感觉。同上次一样，一踏上那客厅柔软的地毯，我就激动起来了。接着，我们走进了指挥舱。我看到这一艘比上一艘大得多；舱顶也高得多。一个成年人完全可以站在那里，而上一艘则不成。

现在我感觉真幸福啊！文卡就在我身边，还有阿米，飞船……我回想起过去的那么多夜晚一听说我的爱人还在遥远的地方，就感觉非常难过……

“爱情永远近在咫尺，”阿米说道。“即使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人，因为爱情的源泉在我们心中。”

我心里想，这话听起来很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真的，可是我对阿米说，如果远离文卡就不可能幸福。她表示她也有同感。

“问题在于，你们各自单身的时候，你们的心灵面对生命的美丽、面对每时每刻包含的神奇含义是关闭的，失去了享受生存的机会。仿佛你们在说：‘只要他或者她不来我的身边，我就不愿意快活……’不选择欢乐而选择了悲伤，你们不觉得太愚蠢了吗？”

文卡对这个问题有另外的看法：

“悲伤不是选来的；爱人不在，悲伤自己就来了。”

“你们选择了：爱人不在，‘悲伤自己就来’……”阿米笑道。“而别人呢，选择了无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永远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才是聪明人呢，幸福不取决于别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附加条件？”

“当然，因为过分取决于别人，无论是知己、妈妈、儿子、姑妈、朋友还是什么宠物，都可能变成附加条件；而附加条件会奴役灵魂，会剥夺心灵的自由，而一旦灵魂失去自由，那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爱情是附加条件吗？”我问道，心中十分困惑。

“不是。但是，如果幸福取决于他人，那就是附加条件。”

“阿米，可爱情就是这样的。”文卡说道。

我们的外星小朋友不同意这个说法。

“这个样子叫做依恋，叫做附属，是附加条件。真正的爱情是给予，以爱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不强迫对方终日厮守，没有占有和支配对方的意思。现在要理解某些事情，你们还太小。我怀疑你们许多读者也还不理解，即使长得再大些，也一样……”

文卡非常固执，对我的爱十分强烈，因此不理踩阿米关于依恋的警告；她说：“阿米，我知道咱们永远会与彼得罗团结在一起的，会克服遥远距离的阻隔与彼得罗心心相连的；但是这跟我俩实际在一起还是不一样。当我俩的爱情如此强烈的时候，那就有必要见面、抚爱、谈话。”

“当然有必要，文卡。只要不能分开的时候，那就有一个依赖的问题。”

“我俩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了。阿米，所以我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一种让我俩永远不分离的方式？”

一瞬间，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可是，阿米的回答让我俩的情绪一落千丈：

“当然有了！就是等你们长大成人以后再说……”

“别开玩笑了！阿米。”文卡责备道。“你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从今天起我俩再也不分离。”

“孩子们，别想这事了！你们必须耐心等待，只有长大以后才能结合，成人之前是不行的。”

我俩低下了头，感到非常失望。

“我很抱歉，可是成年之前你俩要同居是不可能的。”

“阿米，为什么？”

“因为你们还是孩子，这事取决于大人。因为要生活在一起，你俩之中有一个人就得永远离开自己的星球到对方星球上去生活，对不对？”

“当然。”

阿米继续说：“如果我带你们某个人迁居，那银河系当局就会要我拿出负责孩子迁居的成人许可证明。”

“啊，太空当局跟地球上的政府一样犯官僚主义。”我愤愤地说道?

阿米说：“常言说得好：‘天上地下一个样’，不过还是有些差别。地球上只讲证明文件，而天上更多地讲‘爱心’。银河系当局认为谁更爱孩子就由谁对孩子‘负责’，而不管什么姓名血缘或者证明文件。”

“啊，这就合理多了。”

“彼得罗，具体到你的问题，应该是你奶奶批准你离开地球。”

“我表兄维克多不行吗？”

“他不行。因为他没给你必要的关爱。”

“真新鲜！”我说道，因为一时无法接受。

“阿米，如果是我离开契阿呢？”文卡问道。

“那要经过你姨妈克罗卡的许可。但是，她刚刚跟戈罗结婚，因为戈罗也非常喜欢你，所以你这位姨父也应该表示同意。你们认为能获得他们的许可吗？”

听见这话，我泄气极了。需要说服所有这些人啊……但是随即我想到只要我俩中间有一个人拿到许可就足够了。

“阿米，只需要一个许可就行了，对吧？”我说道，极力做出乐观的样子来。

“如果文卡拿不到许可，你能到契阿生活吗？”

我惴惴不安，因为立刻就明白了我不可能把奶奶单独一人留下，哪怕她允许我离开地球。我很爱奶奶，如果留下奶奶，我会很痛苦的。但是文卡显得热情起来了。

“我想我姨妈一定会让我走的，不会有问题，因为自从她结婚以后到现在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至于我姨父，事情比较难办。戈罗姨父是个专横的人，死守规矩，讲起责任来一丝不苟。我的事情，他抓得很紧，说什么要给我提供正规、良好的教育等等。他监督我念书和作息时间，比我姨妈厉害多啦。或许用不着给他说明全部真相……。”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2）

“文卡，他应该知道全部真相。这关乎感情问题，爱心问题。记得吗？关于爱心，咱们是怎么说的吗？”

“爱心就是上帝！”我俩快活地叫喊起来，想起了他从前上过的课程。

“好极了！那你们就应该明白：上帝的天下不允许不诚实的行为。因此，应该光明正大地获得成人的许可。既然你俩相爱，那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要犯错误，因为一旦出错，爱情就不纯洁了。如果爱情被虚假、欺骗或者背叛所玷污，上帝会远离你们而去，再也不会给你们快乐和幸福。”

他用一种熟谙我俩秘密的目光看着我们说：“我估计你俩早就懂得了爱情带来的幸福，对吗？”

我俩对视一下，笑了，异口同声地说：完全正确。

“但是，随便一个谎言、随便一次欺骗或者不诚实行为，就足以让原本美妙的关系变成裂痕和怨恨。而修补裂痕是很困难的，总会留下阴影。这就是不诚实与爱情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亵渎了上帝’的结果。”

“哎呀！……”

“遗憾的是，人类往往不记得爱情是天赋，是神与人生活的美妙同在，是应该特别小心爱护的。”

在此之前（包括学校的教育），我从来没有把爱情看得如此明白……因此，我悄悄感谢上帝与我俩生活的美妙同在；我决心一辈子忠于文卡，绝对不“亵渎上帝”，免得失去爱情为我俩提供的幸福。

“阿米，我相信这个道理，早就有所觉悟。但是，回到许可这个话题上来，我无法给姨父解释：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跟另外一个星球的人生活……姨父坚定不移地确信只有在契阿才能过上聪明的生活。”文卡插话道。

阿米笑着说：“确切地说，那是半聪明半愚蠢的生活。真正聪明的地方是没有苦难和暴力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俩的问题。

“我们必须努力说服文卡的姨父，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态度坚决地表示道。

“彼得罗，这没用。来这里之前，我借助一台非常先进的计算机给她姨父做过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要想让戈罗同意文卡离境，是不——可——能——的！他会像一头犟驴那样绝对不让步。”

“对于什么是犟驴，我不感兴趣。不过，我们应该试一试……否则我就去死。”文卡表示道，泪流满面地抱住我……这泪水也引出了我的眼泪。

我非常激动和热血沸腾地说道：“不在一起毋宁死！”

“多精彩的电视剧啊！”阿米笑哈哈地喊道。“可实际上你们就准备用这种方式斗争？”他问道。

“绝对如此！”我俩回答道。

“好吧，那事情就有点变化了。因为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决心斗争到底，那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那是爱心的力量……恰恰是神的力量……”

我俩开始看到心中有了一线小小的光明。

“科学研究断言戈罗不可能让步。可现在我知道你们决心拼死一战，就像你俩刚刚非常戏剧性地表白那样，哈、哈、哈……那咱们就斗争到底吧！科学数据不如指挥银河系的上帝有力量；只要我们心诚就可以接近上帝，我觉得你俩有这个诚心，因为爱情是心诚的最高形式……”

听了阿米这一番话，我俩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我俩百分之百地相爱！”

“好哇！棒极了！这份诚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可能。事情肯定不好办，你们别抱过多幻想，别以为能简单和快速地办成。但是无

论如何，咱们要斗争！”说罢，他在控制盘后面坐好。飞船开始启动了。他非常热情地看了我俩一眼，高声道：“孩子们，去说服文卡的姨父！”

“走哇！”

我们都快乐地笑起来，心里充满了希望。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3）

玻璃后面，出现了一团团白云，这表明我们正在离开平日习惯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向遥远的地方飞去了。

“太空飞船向契阿前进，目前没有发现敌船。”阿米开玩笑道，好象通过麦克风在说话。他又加了一句：“那些愚蠢电影，我也看过。”

“咱们先去文卡的家，对吗？”

“咱们把难办的事情留到最后。先去拜访克拉托。然后看看那件难堪、费力的事情怎么办。”

“妙啊！”我高兴地喊起来，因为老克拉托为人非常风趣，我对他极有好感。

文卡也很高兴。

“太好了。又可以看到克拉托了，还有他那个叫特拉斯克的‘布戈’……”

“布戈”指的是老人的一条大“狗”，它长得更像是猫脸、长颈的鸵鸟，不过身上长的不是绒毛，而是毛线。于是，我想起文卡与几乎所有生活在契阿上的人一样，吃一种叫做“卡拉波罗”的水陆空三栖可爱的小动物；我跟她开玩笑说：“可别像另外、另外那些女人那样再强迫我吃‘卡拉波罗’肉。”我用责怪的口气说道，一面注视着她。她笑了，然后用同样责怪的口气说道：“她们吃肉，可并不残忍……你吃的那种漂亮小动物叫什么名字？”

“羊羔。可是我后来一直再也没吃过。”

阿米高声道：“彼得罗，你不吃肉啦？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这个……就是不吃任何……”

“是死动物的肉吗？”阿米笑着问道。

文卡要为吃肉的事辩护。

“我姨妈不会做素菜，现在更不会了，因为她跟一个只吃肉的特里人结了婚……”

听了这话，我惊呆了。

“什么？！……你姨父是个特里人？！……”我满腹恐惧和惊讶地喊叫起来。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大猩猩似的特里人更像野兽。而不是人。我们怎么去说服他呢？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契阿星球上有两类人，一种是斯瓦玛人，文卡就是这种人，另外一种是高大长毛的特里人，两种人是敌对的，水火不容；可是现在居然谈婚论嫁了……而且又恰恰是文卡的亲戚。

阿米解释说：“在契阿，斯瓦玛和特里之间通婚的人很多。”

“我以为他们是死敌呢……”

“现在也还是。但是，只限于人种之间，虽然我们近来……”

阿米打断了她的话，进一步澄清道：

“这就如同两个敌对的国家一样。有时爱情可以超越仇恨，从敌对的国家里出来组成家庭。”

“正确。个人之间我们常常互相容忍，有时还能产生友谊和爱情。所以，特里和斯瓦玛之间也有人通婚。”

我明白这与地球上的情形相似，有些国家有种族冲突；可是这里大家都是同一人种啊，而那里则不是……

“那孩子们的结果呢？因为有可能要孩子吧……”

“有这个可能。有时生下来斯瓦玛，有时是特里；但是，根据法律，只有特里儿子才能继承财产……”

我更加吃惊了，打断了她的话：

“那么会有儿子是斯瓦玛而母亲是特里人的情况吗？……”

文卡在给我解释契阿星球上的怪事，可似乎这些怪事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当然有了。彼得罗，我本人就是这种婚姻的产物，因为我母亲是斯瓦玛，而我父亲是特里人。父母死于战火，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姨妈收养了我，她是斯瓦玛，刚刚跟一个特里人结了婚。她发疯似地爱上了姨父，现在都把我给忘了，甚至不……”

我越听越糊涂。阿米一脸开心极了的样子，但是他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我俩。

“文卡，你等一等。”我打断了她的话。

“怎么啦？彼得罗。”

“要不然是我听错了，要不然是你说错了。你说，你爸爸是……特里人？……”

“当然啦。我说过这话。”她口气非常平静地答道，美丽的紫色眼睛望着我，满脸纯真的样子。

“你居然公开承认这个！！！……那么这就是说你是半个……特里人……”

“不是。我父亲是特里人。可我不是。感谢上帝，我是斯瓦玛人。”

“啊，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大猩猩不可能与人类杂交。”

“彼得罗，猩猩与人类是不同的物种。”阿米澄清道。

“斯瓦玛与特里人不是不同的物种吗？”

“不是。”阿米继续说道。“契阿星球上只有一种人类：由斯瓦玛族和特里族组成的种族。”

“什么？！上次漫游时你可没说过这个……”我不解地说道。

“是的。那时候，我不能碰这个话题，因为那时改造还没有开始。如果我说斯瓦玛和特里是同一种人，眼前这位斯瓦玛小姐能打破我的脑袋，因为斯瓦玛人之间都是‘非常相爱’的。”

文卡笑了。

我想真的会打破他的脑袋。

“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造？”我问道。

文卡说：“有些特里人把自己改造成了斯瓦玛人。”

“真的吗？”

阿米在键盘上按动了什么，从屏幕上我们看到毛毛虫是怎样变成蝴蝶的。

“改造就跟这个类似。愿意改造的特里人，骨骼变软，身高变小。尖牙脱落，小牙迅速长出。身上的绿毛褪去；头发变成玫瑰色。耳朵变尖。眼睛变成紫色。他们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短短的两、三天里，就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整个变形。另外，他们放弃了特里人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这是改造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章 克拉托的秘密（4）

文卡说：“他们变成了斯瓦玛人，变成了人类。”

阿米笑着补充说：“同样的事情也正在地球上发生，但是那里从外表看并不明显。”

文卡继续解释说：“自从有个非常重要而且掌权的特里人转变成斯瓦玛人以后，特里人到现在变得平和多了。由于这个原因和科学实验的结果，法律方面有了一个变化，有些斯瓦玛人现在开始担任重要职务了。学校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很多分裂与不和的现象了。另外一方面，特里人中间的两派内战也终于结束了。如今比较和平了。”

文卡继续说：

“事情也有变得很糟糕的方面，因为到处都是愤怒的恐怖犯罪集团在杀人、放炸弹，由于我们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炸弹的杀伤威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制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听见这番话，我非常吃惊。

“地球上，两大敌对强国之间的长期和痛苦的对抗状态也正在结束，可是恐怖主义活动很多。一方面比较和平了，另外一方面暴力多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阿米回答说：“我给你们解释过地球和契阿处于相似的进化中，接近高级生物能量状态，开始放射更加高级的能量，影响上面居住的人类。这些新的高级能量加快了进化速度。我记得跟你们说过，进化意味着……意味着什么？想起来了吗？”

“进化意味着接近爱心！”我俩快活地回答说，回想起与阿米初次见面时他给我俩上的课。这一光辉思想，对我理解生活来说，犹如一道光明。当然，这是学校没有教过我的。

“正确。这是因为这些新的高级能量有利于人类意识的觉醒，有利于人类更高级情感的表达：比如和平与团结。”

这时我想起恐怖主义的猖獗和其他一些丑恶现象，便说：“和平与团结还很不明显……”

“彼得罗，在其他领域开始明显了，这恰恰因为进化过程加快了速度。从前，人们比较麻木，如今变得敏锐一些了，比较有觉悟了。这一进步使得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一切违反爱心法则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受到蔑视，越来越受到谴责，甚至受到惩罚，或者是人类的法律惩罚，或者是宇宙法则的惩罚。这都是进化的表现，觉悟提高的表现，头脑清醒和爱心增加的表现；这是一种渐进的变化，但是快速而持久，目标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式。”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1）

阿米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在暗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奥菲尔已经临近了，那将是地球上的天堂，我们的世界得救了。可是，他捕捉到了我的这些想法。

“小伙子，事情没有那么快。因为就在觉悟和爱心提高和增加的同时，就在新世界诞生的同时，特别是在人心、思想里觉悟和爱心诞生的同时，还有一个正在垂死挣扎的世界，它还滞留在人们的心里和思想里，不愿意退出舞台，也知道死亡的临近，可是它还仍然拥有强大的能量……”

阿米用一种没有任何好预兆的目光看看我和文卡。

他接着问道：“你们愿意认识一下世界的暴君吗？”

“哪个世界的暴君？”

“地球的或者契阿的，实质上是一回事。这两个星球上的‘文明’，如果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话，是由一个人统治的，两座星球的情况都一样。”

我说道：“世界的暴君！……我还从来不知道地球上有暴君……”

文卡说道：“契阿没有世界暴君，每个国家有总统。”

“文卡，你搞错了。暴君是有的。你们看看那个屏幕！”

他指指安装在一侧的一扇巨大的透明玻璃光片；我一直以为那只不过是个装饰品呢。

“你们会看到某人的典型化表演。”

文卡问道“什么表演？”

“典型化的。你不知道什么叫典型化吗？”

“是一种工艺吗？”我说。

阿米笑了。

“好啦，没关系。以后你们会明白的。只是你们要记住：你们将要看到的这位先生没有外貌，可是大多数人可以想象出来。而实际上，

他是力量的化身，是不很高级的能量的代表。你们看吧！”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物。他身披长及地面的红色斗篷。他背对着我们，因此看不到他的面孔。他似乎向远处走去，但是拍摄镜头在近距离跟踪他。突然，他转身面对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表情不大友好，仿佛发现了我们在监视他似的。我险些给吓死。红色的斗篷里面是黑色衣裳，……样子可怕之极！他那锥子般的可怕目光似乎包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残暴与邪恶的神情。常人眼白的部分，在他眼里是红色……双手是可怕的魔爪形状。

文卡发出一声尖叫，惊慌地跑到后舱去了。

“阿米，快快关掉！那是魔鬼。”我几乎喊叫起来。

“不，不是魔鬼。他是世界暴君。”阿米笑着回答说，随后关掉了可怕的屏幕。

“哎哟，真够呛。文卡，回来吧。屏幕关掉了。”

“……真的吗？”

“真的。文卡，用不着害怕。这个典型人物并没有真的来过这里。那仅仅是集体无意识的投影。”

我说：“可他直勾勾地死盯着我呢。”

阿米笑着说明：“那是他盯着‘镜头’呢。”

文卡这时已经回到了指挥舱，她说：“这个世界暴君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暴君……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住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

文卡惊慌起来。

“这个魔鬼藏在我心里？”

“人心里藏着各种东西。文卡，什么东西都有！从上帝的爱心到最坏的邪念，但是在生活中到底表现好坏，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就如同调电视频道一样，一个人心理健康的话，他调出来的就是好频道；可是每个人心里也有坏频道。好人从来不找坏频道，大坏蛋从来不找好频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明白阿米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就常常想把某些人从地图上抹掉……但仅仅是想法。而有些人是动手去干的。他们远离上帝的爱心，而接近魔鬼暴君。因此很容易干各种坏事。

文卡想知道这个暴君都干些什么事情。

“这个人物躲在阴暗的地方，躲在人们灵魂最阴暗的角落里，极力控制着你们世界的各种力量。暴君利用没有觉悟的人为他效力，把他们置于权力的岗位上，为实现他的目的服务。”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星球上的政府领导人都是被他操纵的？”

“文卡，当然不是。有许多人是以行善为动力的，他们有责任感，愿意为别人着想，为世界着想，为国家和民族着想；他们争取掌权是为了改善现状，为了展示真相，为了阻挠道德败坏。于是，暴君就抢走他们的权力，破坏他们的事业……”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2）

“那害群之马还装出一副小天使的模样。”

“因此，好人行善并不容易。此外，敢于做好事，敢于做破坏暴君利益并且进行真正改革的人总是少数。但是幸亏有了这些人，否则的话人类生活早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他们出来抵制歪风邪气，暴君就可以横行无阻了。”

“我以为……有些人为什么让他控制呢？”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和欲望是被他左右了。仿佛他们被他‘握在手心里’似的；任由他挑起战争，政治上倒行逆施，搞恐怖主义，煽动狂热情绪，反对宽容，怂恿政府官员犯罪和腐败，思想偏执，甚至大搞富国或者财团对其他国家或者穷人的经济控制。”

“阿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人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世界幸福。”

“啊……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灾难。”

在我看来，事情还不太明白。

“阿米，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愿意世界幸福？”

“这就如同细菌不愿意碰上杀菌剂一样。”

“我不明白……”

“幸福来源于爱心；而爱心是世界之光。”

“还有呢？”

“正象有些细菌和昆虫遇到光明会死去一样，暴君老爷因此也只能生活在阴影里。明白了吗？”

“差不多吧……”

“孩子们，这是个能量问题。人们幸福时，发出高级能量；不幸的时候，发出低级能量或者低级震波。处于阴影里的人受不了高级震波的冲击，如同吸血鬼忍受不了阳光一样。暴君不能允许世界充满高级能量，因为高级能量会杀死他。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于是暴君只有在世界不幸时才能生存，因此他在自己的领土内下令放射邪恶的震波。”

“是的，彼得罗。不过，实际上，那并不是他的领土。暴君是个侵略者，如同钻进家里的老鼠，如同一种病毒感染。只要真正的执政者——世界之王没有来到，这个篡权的家伙就会指挥一切。暴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千方百计要阻止世界之王的到来。由于近来光明的力量在迅速增加，黑暗的力量出于自我保护也做出强烈反应。因此现在可以同时看到非常美好的事物和非常丑恶的事物。这是一场心灵世界、感觉层面的战争；首先从这里开始，然后表现在世界上。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那世界之王会是谁呢？”

“真正的世界之王就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君王，就是爱心，就是上帝之爱。”

“如果是爱心管辖整个宇宙，那为什么还会允许暴君这个野兽统治我们的星球？”

“这不是上帝允许的，而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造成的？”

“是的。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上帝尊重所有星球上的人群和个人的自由。邪恶统治着你们的星球，统治着许多人的内心，许多情况下邪恶就在你们内心深处，因为你们允许邪恶藏在心里。”

“我认为你说得对……”

“因此，暴君极力把魔爪伸向政治和经济领域；煽动犯罪和种种狂热行为，包括宗教和体育的狂热行为。屏幕上那个典型不是很美；你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很高。另外，你们有这样的‘真知灼见’：不表示意见，不管‘闲事’，让别人去管；因此，你们的星球至今还是老样子。”

“阿米，你说得对。我们麻木不仁，贪图安逸；让这样的暴君横行霸道，因此地球就没有了建设奥菲尔那样天堂的希望了。”

“但是，任何力量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阿米笑着说，这一回笑容里包含着某种美好的希望。他再次操作键盘。这时，在同一块玻璃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白色人物，一个卷发青年，他面带笑容，手持闪闪发光的黄金宝剑。

“真帅！”文卡十分着迷地表示道。

阿米满怀热情地说：“上帝的使者来了！他将打败侵略者。”

“这意思是说这位青年要杀掉‘吸血鬼’了？”

“确切地说，是一种力量超越另外一种力量。我再说一遍：这首先要发生在内心世界，随后反应到外部世界来。这已经列入永恒的清单上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发生的时间、方式和花多少代价。”

“阿米，再说得清楚些，行吗？”

“你们现在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工作，许多服务人员也是如此，为的是向更美好文明过渡的进化过程发生得比较温和些，快速但是不那么痛苦。可是眼下还不知道这些工作结束的方式，虽然有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比如什么样的迹象？”

“我说过，行善的人，为光明事业效力的人在日益增多，其中有些重要人物，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暴君的地盘逐渐在缩小，于是他自然要对抗变革，以便延长统治时间，可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如果人人都觉悟了，他就没办法统治世界了；因此，他极力煽动一切迷惑人心的活动。”

文卡气愤地喊道：“他是个畜生！”

阿米对她说：“克制一点！别生气！”

“对不起。真让人恼火……”

“可是你也没有权利骂所有的动物啊，比起暴君那个小爬虫来，许多小动物是不害人的……哈、哈、哈……”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3）

我想起阿米曾经说过，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

“彼得罗，我说的是人类，而不是那种鬼东西。魔鬼完全不管什么人类的未来；恰恰相反，我说过，魔鬼的目的是阻止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扩散最致命、最具破坏力、使人变得粗野的武器。这样的武器会把人类和世界笼罩在最沉重的黑夜里，会发出最低级的能量和震波。”

“阿米，这种武器是什么样子？”我俩心怀恐惧地问道。

“就是毒品！”他紧紧地注视着我俩的眼睛说道。

从阿米口中吐出的“毒品”二字让我俩觉得恐怖。

“如果青年一代吸毒，世界的未来就有可能被人类的敌人操纵的鬼东西所掌握；因为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就会智力迟钝，感情冷却，进入内心世界最阴暗的角落里去。于是，暴君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他干坏事。因此，吸毒的人就能干出可怕的事情来。”

我俩浑身颤栗。

“这些可怜的毒瘾牺牲品会变成散发邪恶能量的强大热源，而这恰恰是暴君所需要的，因为世界越是黑暗，他的统治就越是保险。”

“当然了……”

“让人们‘吸毒上瘾’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煽动人们为自私自利的想法进行暴力和诡诈的斗争。”

“比如哪类想法？”

“有些人的生活唯一动机就是自己或者家庭子女。”

“这难道不好吗？”

“不是不好。恰恰相反，我们的亲人当然应该得到照顾和保护。”

“那又坏在哪里呢？”

“坏在‘唯一’上。因为甚至连野兽都有舐犊之情，事情理应如此；但是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大功劳可言，因为不这样做是会令人痛恨的。可问题是，对其他人怎么办呢？”

“我懂了。”

“大小单位或者团体也有同样的问题。暴君让有些人以为：‘唯一重要’的就是捍卫自己‘团伙’的利益。这些‘团伙’可以是种族的或者民族的，可以是宗教的、社会阶级的、体育俱乐部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的、商业集团的、黑社会的、村镇、街区的等等。”

“阿米，我很喜欢我的体育队。他们获胜的时候，我非常高兴；甚至打算成为合伙人，为队里多赚钱、聘请好队员做些贡献。这不好吗？”我问他。

“彼得罗，这没什么不好。希望我们选择的事情好起来并且为此而出力，这是好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热爱的事情也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啊，那还差不多……”

“但是如果人们以为只有‘唯一’二字才是硬道理，那对别人就不会尊重，也不会有爱心可言了，而是只有冷淡，或者更坏的态度，比如，仇恨、暴力、欺骗；这就给暴君一个信号：伸出魔爪的时候到了，因为他总是在寻找挑动人们分裂、攻击、冲突的时机。”

“当然……那么看来这个暴君也藏在我内心深处了，因为我总希望对手输球。”

阿米笑起来。

“这很正常，是比赛的组成部分。但是，彼得罗，说实话，你愿意对手永远消失吗？”

我想象着没有“敌人”出现的比赛会是什么情景；一种孤独的感觉涌上我心头，因为那个队里我也有几个朋友。如果我们赢了，我去笑话谁呢？如果我们输了，我又找谁发火呢？于是，我明白了：对手是

让我产生激情的重要源泉，无论正面的还是副面的；因此没有对手的比赛就是非常乏味的玩艺儿了。

“你说得对。我不希望他们消失……但是希望他们玩得干净些！赢球以后别那么趾高气扬的！……”

阿米和文卡都笑了。

“这说明你不受暴君的影响。”

“阿米，你说什么？”

“如果总是想彻底消灭对方，那就是在黑暗势力的影响之下了。毁灭对方的念头，无论有什么借口，都说明是在暴君的影响之下的。”

“啊啊……”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4）

“在我们的星球上不搞竞争，而是合作。但是，在地球这种水平的世界里，如果竞争是健康的话，那还是可以接受的鼓励；此外，竞争比起战争来伤害要小得多，可以疏导某些内部能量。但是，暴君极力插手到竞争中来；他要一些人相信：喜爱体育或者其它什么活动就应该仇恨对手，把这种仇恨描写成‘神圣的感情’，‘高尚的理想’；有些人甚至发展到杀人的程度……可是，人类此时此刻最最需要的是和平和团结友爱。”

“阿米，你说得对。”

“暴君有许多狡猾的手段。我在强调一下：他首先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里下工夫。他要极力搞乱人们的思想。”

“那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的狗腿子，向他们开战，然后……啊，不、不，我想起来了：应该进行教育……”

阿米又笑了。

“当然应该进行教育，因为一个‘为争取和平与爱心的工作者’竟然满怀仇恨……那就成了暴君的又一个牺牲品了……首先还是要改造我们自己，完善我们的身心，变得更诚实，更会尊重和热爱别人；然后，把改造的结果转向外部世界，教育他人，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传播可以帮助他人觉悟的知识和力量，以便为黑暗势力服务的人逐渐减少，让‘狼’无人可咬、无人可操纵的那一天早日来到，于是才会有人类的彻底改变。”

文卡这时问道：“狼是地球上的动物，长得很像契阿上的‘丘克’，不过身上不是羽毛，而是皮毛，对吗？阿米。”

“说得对，文卡。”

“阿米，那你就别伤害可怜的狼了。”

阿米吃惊地看看我和文卡，眼睛睁得老大，仿佛在说“我真傻”，因为他也把黑恶势力比喻成动物了。这让我们笑个不停。阿米也犯错

误，这让我和文卡觉得他更亲近了。

从飞船的玻璃窗望出去，一个硕大的星球出现了，那是我女友居住的地方。片刻后，我们钻进了巨大的蓝色气层，这与地球惊人地相似，它名叫契阿……（啊啊……直到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如果把契阿颠倒过来发音，那么“阿契”跟我们的西班牙语“阿契”就刚好一模一样了……而“阿契”是“这里”的意思。无意中竟然如此巧合！）

文卡自言自语地边想边说起来。

“我们的星球很美丽，但是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我对彼得罗的爱更加强烈。”

我走过去，在她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

“你离开契阿到地球上去的可能性，取决于你那位特里姨父戈罗，他比起现在咱们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契阿人可不大招人喜欢。”

在屏幕上，出现了克拉托的身影，老人家漫步在自家的果园里，脸上的表情有些悲伤。能看到这位老人，我很高兴。他身上披着土灰色的毛毯。他像《圣经》里的人物，虽然没有半点使徒的模样……

几分钟后，我们已经飞到了克拉托家的上空，在上次访问时停留的地方停下。仪表的灯光熄灭了，这说明我们处于隐身状态；但是下面的动物与从前一样，用某种方式感觉到了我们的出现，并且激动起来了。这等于告诉克拉托：太空朋友又来了，就在上空看不见的飞船里。老人的表情完全变了，现在神采熠熠，满面红光。老人家高兴地向我们招手。他已经熟悉了阿米经常停放飞船的空中位置。我们很快来到老人身边，为重逢而快活地拥抱他。特拉斯克一面激动地呜呜叫，一面兴奋地摇摆着它那长长的尾巴，与地球的狗一样。我们也同样兴奋，虽然不那么外露……

阿米给老人戴上一副翻译通。老人热情地说起来。

“孩子们，我一直非常想念你们，于是决定让你们永远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在餐桌旁边给你们每人安排了一个座位；现在每天晚上都跟

你们聊天，享受天伦之乐。呵、呵、呵……来！你们看看！”老人领着我们向住宅内走去。我不明白老人刚才说的意思。

老人让我们看他的餐桌。桌面是圆形的，是从巨大树干上横向截取的圆面，由于长时间使用已经磨擦得光滑了，安放在几根粗大的木棍上。周围摆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面摆放着四个盘子、四个杯子和四份餐具；其中三份布满了尘土。

“阿米，看见吗？这是你的位子，在我对面。他俩在我两侧：漂亮的文卡在我右边；这个叫彼得罗的好汉，在我左边。咱们一面喝着果子酒一面高兴地聊天，真是享受啊！哈、哈、哈……因为文卡讨厌我的烟斗冒烟，我只好戒烟了。要不然，她会把我轰出我的茅屋去。哈、哈、哈……”

这番话让我很感动。我明白克拉托出于对我们的热爱以及减少寂寞，他设想出我们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想象着我们在饭桌旁跟他聊天的情景。我发现文卡和阿米眼睛里都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也一样。我还想起在此之前自己经常在问：克拉托会不会想念我们呢……

文卡控制住情绪之后，问克拉托：

“烟斗冒烟不是玩笑：我忍受不了烟味！可是你是怎么知道得呢？”

“很简单，我有超感知能力，哈、哈、哈……”

阿米口气神秘地说：“或许这就是咱们跟他再见面的原因吧……”

“跟我和彼得罗晚上见面的方式一样？”

“正确。尽管你们现在想不起来了，也就是这样。”

我想让老人高兴高兴，便十分热情地对他说：

“克拉托，您知道吗？您在我们地球可有名气啦。”

“什么？真的吗？”

“当然。”

“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啊？哈、哈、哈……”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5）

“就因为您的羊皮书，因为您那获得爱情的处方。还记得吗？许多年轻人复印了羊皮书，到处散发，张贴在学校布告栏里，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其它许多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他表情如此严肃。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神情激动。

“这一切……都是……真的？”

“您问问阿米吧！认识您以后，我写了一本书，把羊皮书放进去了。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

克拉托怀疑地看看阿米。

阿米说：“这是真的。”

文卡非常高兴地说道：“您在这里，在契阿，也出了名啦，因为我像彼得罗一样，也把您的话放进书里了，我的书也非常成功。在即将动手的第三本书里，我要明确指出您住的地方，这样会有许多客人来拜访您。”

老人的目光里闪过一道阴影。

“啊，不，不。”

我感到奇怪，便问他：“您不喜欢什么？”

“我要是喜欢客人来访，早就住到城里去了……”

阿米调皮地看看他。

“克拉托，您想躲开什么呀？”

老人吃了一惊。

“躲开什么？……我？……哈、哈、哈……我什么也不躲开。我喜欢孤独……”他显得十分紧张。

“您要是喜欢孤独，就不会编造什么我们每天晚上陪您聊天的故事了。您在撒谎啊，老爷子。”阿米笑着说道，一面亲热地挽起老人的胳膊。“您要躲开什么啊？”

“我？我已经说过了：什么也不躲……”

“您别忘了：我能读出人的思想来。克拉托，我很了解您的历史。”

“什么？……啊！噢！……我忘了。这么说，你都知道啦！你并没有瞧不起我。谢谢你，阿米……你可别跟这两个孩子讲啊！”

阿米在哈哈大笑，不管我和文卡好奇和惊疑的样子。

“您不想让他俩知道？”

克拉托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还是……还是……说点别的事情吧！孩子们，旅行怎么样啊？”

让克拉托感到非常不幸的是，文卡丝毫不想改变话题。

“啊，不行！克拉托，我好奇极了，您不能不说！您掩藏什么？您杀过人？抢过银行？是越狱犯？”

“你这个小姑娘，说什么呐？我从来也不会做犯法的事情。大人的事情，小孩就不要听了。你们到外面玩耍去吧！”他说道，装出命令的口气，可是说不动任何人；尤其说不动文卡。她跟我一样，好奇得要命。

“您到底干过什么坏事？好啦，讲讲吧！讲讲吧！”

“我？……没干过任何坏事。”

“亲爱的朋友，给他俩讲讲吧！他俩不会减少对你的好感，再说那也不是你的过错。”

“可是，可是……他俩不会理解的。谁也理解不了……”

“问题是您是个闭塞的老人，从来得不到外界的消息。”

“消息？呸！算了吧，谢谢。我可不想受罪。有这个美妙的果园，有一窖果子酒，有周围漂亮的风景，我足够了，富富有余。”

“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啊。”

“嘿呀！无非是冲突、战争、死人、丑闻、腐败、新的疾病……老一套……”

“是的。可是还有正在加快速度的生物进化过程，比如有个过程这几天正在使得几千名特里人变成了斯瓦玛人。”阿米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说道。克拉托听到这个消息大大地吃了一惊。

“我的老天爷啊！ ”

文卡非常吃惊，几乎不相信老人的无知，便问道：“克拉托，眼下最重要的大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

“你们……是在拿我开心吧？ ”

阿米享受着眼前这盘“美味”。

“我们跑了几百万公里，不是来拿你开心的，而是拜访你，顺便告诉你：最近科学发现斯瓦玛和特里是同一人种；所有的特里人迟早要变成斯瓦玛人，发生肉体变化……就像你身上的变化一样。”

“原来你是经过改造的特里人！！！”文卡惊叫起来，目光炯炯有神地说：“我真走运！我早就想亲眼看看一个经过改造的特里人是什么模样。”

克拉托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的确如此，契阿就是另外一个星球嘛）……他望望我们三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没料到自己“可怕的罪孽”、“巨大的耻辱”、“令人恐惧的秘密”会受到如此地欢迎。

“文卡，还不单单如此，你还得天独厚地认识了改造当代人的首例：克拉托，他是现代这一改造过程的开创者，是依然健在的第一人。”

“太神奇了！简直不敢相信。”文卡一面说着一面抚摩着契阿星球上的这位山里老人。

我问阿米：“阿米，在这之前没有先例吗？ ”

文卡抢先做了回答：“啊，历史上有三四例，可是我一直以为是人们想象和迷信传说的产物。如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实的。”

第四章 世界的暴君（6）

“由于‘想象’得太多了，人们都不敢承认了……文卡，不是三四个先例，而是三四千个先例，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跟这个被迫隐居的克拉托一样，不得不东躲西藏，后来选择了新的身份，为的是不让特里人以‘叛徒’、‘妖魔化’或者某种类似的漂亮借口乱棍打死。结果这些人一直不知道改造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克拉托始终着迷地听着阿米的话，目光注视着远方，说不出话来。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一新的现实：他不再是世界上的怪物了，而是一个特例，是正常的特例。他又再生了一次，已经用不着东躲西藏了。对他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真是个奇迹。

我和阿米与文卡会合在一起，三人一起拥抱善良的克拉托，热情地鼓励他、安慰他，直到老人露出笑容为止，但是老人又像个婴儿一样啼哭起来，这感染了我们三个，甚至连阿米也有两滴眼泪流下来。与此同时，阿米可能因为自己感情失控而有些吃惊，只好像我们一样笑起来。

“咱们好象爱哭的老太婆。”阿米笑道，眼里含着快活的泪水。

“既然我不再是自然博物馆中的怪物标本，过去我一直这么想的，既然我现在可以挺胸抬头地返回文明世界而不会被枪毙，那这事很值得庆祝一番。朋友们，去喝一杯！希望你们尝尝我酒窖里珍品：一瓶四十二枚金奖的好酒（金牌是我颁发的），是展品，收藏品，公元39880年的产品，那一年由圣克拉托酒窖收藏的好葡萄酒。呵、呵、呵……哎呀，可口之极啊！来吧！谁要是拒绝，那可是瞧不起我。”

老人说道，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一面打开一瓶装有玫瑰色液体的酒瓶。

“这是酒鬼的讹诈……你不认为孩子们应该喝些柔和的饮料吗？再说，你不想想既然你的痛苦已经结束了，那还有必要喝葡萄酒吗？”

老人停住手，看看我们的表情，又看看手中的酒瓶，突然放声笑起来了。

“哈、哈、哈……说得对。那咱们就用果汁干杯，对健康有好处，甜甜得就像这个美丽的小姑娘文卡一样。”

老人向厨房走去，回来时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四个装有果汁的杯子。

阿米高兴地说：“好哇！克拉托，我很高兴你不再喝酒了。”

“太空娃娃，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再品尝美酒？不让我心里快活？停止生产圣克拉托老窖葡萄酒？……你做梦也别想！咱们用果汁干杯，是因为这里有孩子，仅此而已。干杯！呵、呵、呵……”

阿米无奈地说道：“好吧，干杯！然后开路。我不愿意你们染上这个老头的坏习惯，他是个自然界的怪物。我曾经不无原因地跟你俩说过：这个老头是我认识的斯瓦玛人精神方面较差的一个；他在很多方面特里的性格多于斯瓦玛……”

文卡要为老人辩护：“可他的水平在逐渐提高，而且已经丢掉那臭烘烘的……”

“再说，我是当代第一个从特里人改造成斯瓦玛的先例，你们是引以为骄傲的，幸运儿们。呵、呵、呵……还不算我在两个星球上赢得的声誉，呵、呵、呵！”

这样，就在欢快的玩笑声中，大家为克拉托的新生活干了杯。

第五章 新生活（1）

文卡问克拉托：“现在你的一切都变了，打算怎么办？回城里去吗？”

老人想了想，设想了几种可能性，随后说道：“城市嘛……当代第一个被改造过来的特里人，上电视，出席新闻发布会，闹烘烘的，姆姆……因为我讨厌出头露面。而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平静，几个月看不见一个人。你们看：我非常幸福啊。”

我们知道实际上老人过得寂寞又无聊，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您连特里人的巡逻队也没见到过吗？”

“自从特里人的两派战争结束以来，就没有人来过这里了。”

“克拉托，您不觉得乏味吗？”

“坦率地说，有时觉得孤单……哎，阿米，有没有去彼得罗地球的机票啊？说不定那里会有漂亮老太太啊。”

我笑着说：“可是你不愿意出头露面啊。那就不容易啦……外星人在地球上……”

“干吗要人们知道我是外星人呢？我什么都不说就是了。问题解决了。”

“就您这个模样：尖耳朵、紫眼睛、玫瑰色的头发？人们会拿您当怪物，而绝对不把您看成地球人。一看见您这个长相就得吓得四处逃散……”我笑着告诉老人。

“除非您改头换面。”阿米表示道。这话让我们感到好奇。三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太空儿童。

“嘿！别这么瞧着我！……我又没杀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变某些生物组织的外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对……”

“我的腿要粗一些！”（文卡）

“我的个子要高一些！”（我）

“我要皱纹消失！”（克拉托）

我们一明白阿米有可能办到如此神奇的事情，便急不可耐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可是，阿米仍然像往常一样笑个没完没了。

阿米说：“别犯傻了！这可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这项技术可不为满足人们的虚荣心服务。”

我问他：“那为什么服务啊？”

“嗨……我真不该提这件事……好吧，看来真的有必要让某个出生在发达星球上的人在不发达星球上服务。”

文卡立刻得出结论，说道：“那么，虽然我不出生在发达星球，你也可以改变我的外貌，为的是我能在地球上生活。你可以把我的耳朵变成圆形，还有……”

我惊慌地说：“你别做梦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很喜欢。”

“你可以去掉我的皱纹，让我的皮肤跟彼得罗一样……这太棒了！咱们立刻到飞船上去，做个美容手术……这个……这个……疼不疼？”

“我说过了：这项技术不是用来满足虚荣心的，而是为解决真正重要的事情服务的。”

“阿米，让人看上去更年轻，难道不重要吗？”

“不重要。克拉托，我觉得重要的是人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的东西永远是美的，包括皱纹。”

克拉托这时找到了又一个开玩笑的好机会：“这个我知道，帅小伙。我的皱纹让我显得太漂亮了，追求我的女人们让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想不要太有魅力了，而宁愿要一张拉长的丑脸……呵、呵、呵……”

“我再说一遍：我们这项技术不为虚荣心服务。”

“你们说我的羊皮书帮助了很多人……这还不能让我年轻四百岁吗？”克拉托问道。他的话让我想起契阿的年岁比地球少二十倍，这样

一算，克拉托应该有一千四百契阿年，相当于地球上的七十岁。但是，后来我知道他更年轻一些。

阿米不动声色，他严肃地望着另外一侧，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克拉托继续说："三百岁成吗？……我已经不臭了……另外，这几天，我一句脏话也没说，甚至连'他妈的'也没说……哦，对不起！……好了，二百五十年，总可以了吧？……"

"来源于爱心的东西不是交易品。"阿米说道，一直不看着我们。

"二百年，行不行？羊皮书归羊皮书……"克拉托令人讨厌地一味要求，我都替他感到脸红了。

"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来说，效力而不求回报，因为他的乐趣就在于效力。效力不是恩赐，而是天赋。"

"两天，行不行？今天我洗过耳朵了，也祷告了……"克拉托说道，口气非常滑稽。这时，我们才明白：他一直在开玩笑。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

可是，文卡随后又坚持道："阿米，说真的，为了我能去地球生活，给我做做整容手术，行吗？"

"行啊，行啊。可以做。不过，你别抱太大幻想。想想你姨父戈罗。"

克拉托要求道："这事能给我讲讲吗？"

文卡于是把我俩的问题讲了出来。老人听完整个事件之后，激动起来。

"我去跟你姨父谈谈，争取说服他。如果不听劝告，让他尝尝这双铁拳。"他拍拍手掌。可是此举没能打动任何人。

"我姨父是个高高大大的特里人。"

第五章 新生活（2）

“你姨父是特里人吗？……啊……那咱们好好劝劝他。孩子们，一定要找到和平和理解之路。暴力总是不好的，呵、呵、呵……”

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来：

“阿米，能把戈罗姨父改造成斯瓦玛人吗？”

“如果能改造，当然好了。可是根据我对他的研究，他距离开始改造要求的进化水准太远。眼下，还是别考虑这种可能性了。”

克拉托听完这话之后，装出一副爱虚荣的样子，说道：“对于任何和一个普通特里人来说，要达到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不是容易的事……呵、呵、呵……”

文卡问道：“阿米，你有没有计划说服我的姨父？不能给他用催眠术吗？”

“别做梦了！对于银河系当局来说，使用催眠术操纵他人是严重错误。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破坏别人的选择自由。”

“可是，你在咱们第一次漫游时对几个警察实施了催眠术啊……”

对于我的迷惑不解，他哈哈笑起来了。

“那是游戏。彼得罗，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那也不是什么‘心理极端倾向’。不要把一切都弄的那么恐怖。”

“可是，你后来又把我迷惑了一下子，让我看不见岩石上雕刻的有翅膀的心。”

“为的是随后立刻给你一个惊喜……”他快活地笑着说。

“不错。可是后来你又迷惑了一个特里人，让他看不见咱们。”

“那是为了保护你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催眠或者迷惑某人，让他做实际上并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他不需要做的事情，那是会造成伤害的；比如广告就是如此，通过炒作刺激人们购物……策划广告战略的人们不考虑远离宇宙法则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随后，又是

老一套：‘上帝啊，为什么总是、总是惩罚我？’‘我啊、我啊，我没干任何坏事啊’……”

“外星娃娃，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宇宙的基本法则是爱心。如果违背这一法则并且给许多人造成影响，哎呀、呀，那可糟糕了……因为一切后果还会回到咱们头上来。如果这些广告商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去完善人性、去提高人们的觉悟，那么就会得到神奇的结果，其根据就是‘自食其果的定律’。”

我们三人一起问道：“什么是自食其果的定律？”

“因果定律，作用和反作用定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定律在生存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假如你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回报给你的是同等‘颜色。’”

“的确如此，你早就跟我说过这个事情。”文卡说道。阿米在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也提起过。

克拉托兴奋起来了。

“这么说，羊皮书的事不是开玩笑。意思是我现在可以盼望某种愉快的回报了。”

“是的，可以。这个定律是百分之百地兑现的。但是，你别怀着虚荣心对待它。”

“可是近来我没有什么好事临头啊。”

“你真没良心！痛苦刚刚过去就说这种话。”阿米责备地望着克拉托，说道。

“哎呀，的确如此！”

“你本可以平安度过下半辈子，可是你还不知道无须东躲西藏的道理呢，但是有‘某个原因’让我来看你。”

“我认为你说得对，外星宝贝。可是……”

“可是什么？”

“是……你知道的：我觉得孤单……”

“克拉托，现在你可以回城里去了。”

“像我这样一个老人回城里？干什么好呢？怎么维持生活啊？另外，城里我谁也不认识，现代化的今天我什么也不懂。我会处处成为别人的障碍。再说，也是主要原因，我唯一喜欢的人们是你和这两个孩子。我非常爱你们，所以才编造出你们和我一起生活的故事来。我想，再次分离我可能忍受不了。”

我和文卡激动地拥抱着可爱的老人。

“又一出动人的大戏……”阿米笑着说。

我问阿米：“干脆让我们三人生活在一起，难道不行吗？”

出乎我的预料，阿米没有笑，而是严肃地看看我，问道：“彼得罗，这真是你的愿望吗？”

“你知道，这是真的。如果让文卡再次离开，我的心会碎的。一想到克拉托孤独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顾、自言自语，不，不，我实在忍受不了。是的，阿米，这是我的真心愿望。”

“那就提出这个要求。更确切地说，那就下决心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彼得罗，并且坚信一定可以变成现实。如果你真的心想此事能成，一定会感动上帝，那么上帝就会同意。但是如果你心存怀疑……那就……我再多说几句：美好的愿望来自你内心深处最高尚的部分，来自你心中的上帝。既然上帝让你心中有了这个愿望，那就是你具有可以实现这一愿望的能力了。但是，为了成功，你需要信念、信心和决心。”

第五章 新生活（3）

“我坚信我们三人会去地球，永远生活在一起。”我满怀热情地说道。

“我也坚信！”“我也坚信！”文卡和克拉托兴奋地同时表示道。

阿米快活地喊道：“好，孩子们，说得好！现在咱们去说服戈罗姨父吧！”

“我能跟你们去吗？”克拉托问道。

“阿米，让他跟咱们走吧！”我和文卡都问阿米。

“克拉托，没问题。可以跟我们走。”

“万岁！呵、呵、呵……”

“阿米，你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但是，我们的愿望来自爱心，因此就一定能实现，对吗？”

“是的！”我们三人同时喊道。

阿米说：咱们来个短途旅行，向文卡住过的城市进发。实际上，这意味着去另外一个大陆，但是考虑到飞船的速度，那就是一次“短途”旅行了。

这是克拉托第一次坐“飞碟”漫游，他显得十分惬意。他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向外张望，不愿意放过任何飞行的细节。

“呵、呵、呵……真精彩！……可是……没有危险吗？我身体相当重啊。这飞行器只有一层薄薄的‘外壳’……”

我明白他的话是想说：核桃外壳。

“克拉托，你说得对。这艘飞船很薄、很轻。是这么回事：我们使用了极轻的材料制造飞船，但是没有问题。这艘飞船可以运载很重的东西，因为船舱内部已经取消了万有引力。现在咱们之所以能站在甲板上，是因为船内使用了人造引力，这是可以调节的。你们看！”说着，他操纵起指挥仪来。

突然之间，我们都在空中飘浮起来。身体失去了重量。可是，阿米仍然留在原处，一手抓着座位。

“这好象是在空中游泳嘛。呵、呵、呵……”

克拉托双脚一蹬墙壁，飘浮着穿过整个船舱。我和文卡也模仿起老人来。她很快做起一系列腾跳、旋转动作，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水下舞蹈一模一样。她着迷地编造出种种空中艺术动作来。

阿米一面笑着一面触动了一个按纽，我们三人缓缓地落到了甲板上。

“嘿！我说我脖子断了！你得给我治疗，赔偿我的损失。你得恶有恶报！呵、呵、呵……”

“我不是那么粗心大意地突然启动人工引力的。啊，对了，你们知道吗？粗心大意也是干坏事的方式。”

我觉得这话说得不太明白。

阿米说：“如果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驾驶员粗心大意……或者机械师粗心大意……”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粗心大意造成的伤害与有意害人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办事要井井有条，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记性不好，那就把事情记在本子上。要有规范，确保事事不出轨。过马路要小心。总之，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粗心大意，因为宇宙不帮助粗心大意的人。”

“阿米，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你住在一个小偷多的居民区里，可是出门忘记了锁门，那么……”

“明白了。”

“孩子们，粗心大意会坏了大事的。”

“太空娃娃，那你驾驶飞船时可别粗心大意。”

“克拉托，放心吧。通过电脑，飞船可以自动导航，程序确保不会让飞船坠落和撞机。”

“可是经常看看导航仪更好，对吗？不可粗心大意，因为那是犯罪。呵、呵、呵……”

两分钟后，我们已经隐蔽地出现在文卡住的城市上空，具体地说，是文卡家的上空。通过监视器的屏幕，我们向住宅内部看去。一个相当丑陋的特里人，——特里男人都丑陋——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上看报。可是这个动物……这位先生穿得规规矩矩，无可挑剔。只是从头部和手上看去，好象长着绿色长毛，但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发亮；爪子样的手指也同样干净整齐。一位斯瓦玛太太坐在他对面织毛衣。

“那是我姨父，姨妈！嘿，姨父！姨妈！我在这里呐！”

“文卡，他俩听不见你的声音。幸亏听不见，要是让他俩知道你在太空船上，那可……”

我泄气地说：“他们总会知道的。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阿米同意我的看法。

“咱们制定一个说服戈罗的计划，说服他需要几天的时间……也许要几个星期。”

“这么长时间！”

“如果情况不妙，或许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我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吓坏了阿米。

第五章 新生活（4）

“别摆出这么一副吓人的样子来！……请大家原谅。本来咱们说好的：考虑问题时要乐观一些。可是我自己给忘记了。可是也不能不讲现实。咱们眼前这个人铁石心肠。可是应该设身处地为他想想：让一个小姑娘由咱们负责、由外星人陪伴……去另外一个星球上生活……这可不简单！明白吗？”

的确，我们稍稍想了一下，便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于是，勇气一落千丈。

“可是，咱们也不要失去信心。总而言之，今天晚上你们每个人都要在他们家过夜。明天，我再去找你们。无论需要多少时间，都要说服戈罗。现在，你单独去找你姨妈谈谈。让她逐渐有思想准备，不要第一天就走得太远。我们从监视器里搜集她反应出来的资料。”

“多容易啊！……如果他俩知道我要乘坐太空飞船去另外一个星球，那会说我着了魔……会立刻把我送进疯人院！”

“可是如果你姨妈看到了‘飞碟’……那会……”阿米说道，一面露出令人鼓舞的微笑。

“阿米，你能让姨妈看见这艘飞船？”

“如果必要的话，如果宇宙当局允许的话，那就可以。当然不是今天。”

文卡显得不耐烦了。

“不是今天吗？为什么还要等下去？”

“文卡，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

“阿米，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用不着担心了。哈、哈、哈……我姨妈渐渐相信我给她讲述的故事了，因为我的几本书是我口授由姨妈写出来的。起初，她不肯相信，如今已经开始相信了。”

“相信你口授的一切都是真的？”我问文卡。

“还不完全相信。但是相信契阿之外可能有聪明的生命。对付姨妈比较容易。可对付姨父……那就……”

我满怀希望地表示道：“说不定咱们走运呢，一切很快会解决了。或许今天晚上文卡的行李就到了我家，我们正好有富余房间。”

“彼得罗，乐观一些是好的。但是，爱幻想可不好。”阿米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

“阿米，这有什么区别？二者的界线在哪里？”我想知道答案。

“实际上，一切都是可能的……”

“一切、一切、一切都可能？”文卡怀疑地问道。

“当然要除去荒唐和愚蠢的事情，比如某人想当演说家，可是无话可说……又比如某人心怀仇恨、猜疑和嫉妒，可是打算登上这样的太空飞船……那怎么成呢！但是在正常的范围内，一切真正希望办到的事情，是可以变成现实的，只要遵循必要的程序。”

“太空娃娃，你再说得清楚些。”

“这就如同一粒树种，要长成树木，它需要与时间、土壤和护理有关系的程序；同样，应该记住：任何计划、理想和愿望都需要这个程序。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一切都要求有时间和努力构成的程序。”

克拉托表示同意：“如同酿制葡萄酒一样，绝对不是一日之功。”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天晚上文卡能不能来到我身边生活。阿米捕捉到了我的思想，重新谈起了这个话题。

“悲观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胡思乱想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人不区别荒谬和真实的可能性，或者因为没有考虑办成某事的程序和必需的时间。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深入研究过戈罗姨父的心态。结果很清楚：不可能说服他！这样咱们便陷入一个违背逻辑的尝试中了。彼得罗，这不是几个小时可以办到的事情。但是，咱们也别否定此事。应该坚信：总会有好结果的。你得注意：不要急躁。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你要一个人回家去。奶奶在等着你呐。”

“彼得罗，你有奶奶？”克拉托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是的。”

“啊……离异？还是……守寡？”

“不，不，我奶奶是个圣徒。克拉托，我爷爷脾气很不好。”我撒了谎，因为奶奶是寡妇。

阿米把我给揭发了：“彼得罗，不要撒谎！”

“啊——，原来你没有爷爷了……那你可以叫我‘爷爷’了，彼得罗。”

他们笑了。可是这个话题我觉得没意思。

阿米把飞船“定位”在文卡家院子尽头的上空，那里长满了高高的野草。文卡准备从那里下降。她对阿米说，次日早晨在这个地方等着我们。

告别时，我们有点伤心，仿佛她要上战场似的。此情此景又像往常一样让阿米开心地笑起来。但是，这一次阿米错了；我们对了：文卡面临一场肮脏的“战争”。我们再想重逢可绝非易事了。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1）

文卡下了飞船，向住宅里面走去。我们通过监视器注意观察。

“你们好！姨父，姨妈！”文卡一进门就问候两位亲人，分别亲吻了他们的面颊。

我愤怒地喊道：“干吗要亲吻这个怪物呢！”

“安静！注意听！”阿米命令道。

“姨妈，您相信有外星人吗？”

阿米有些生气：“为什么不来个开场白呢！这孩子太冲动了！另外，我跟她说过：要单独跟姨妈谈话……真是粗心大意！”

姨妈有些惊慌地说：“不，我不相信。”她给文卡递眼色，叫她别说话，一面指指戈罗。这位姨父正在埋头于报纸中，但是他听到了妻子和外甥女的对话，便说道：

“别胡思乱想！……这孩子长大以后会不正常的。千万可别给我出丑！”

文卡说:“姨父,如果我真的发了疯,那你在乎我离家出去生活吗?”

姨父似乎吓了一跳，把报纸扔得老远，盯着文卡看了好一会儿，接着用威胁的口气说道：“你……对我……想说……什么？！”

可怜的文卡吓得脸色苍白，但是她找到了让事情缓和下来、有所转机、有利于自己的方法。

“既然家里把我看成疯子……既然说我不要廉耻……那最好我还是走吧，永远不回家……”她边说，边做出要哭的样子。这一下子打动了姨父。他赶忙起身，走到文卡身边，抚摩着她的脑袋。

“文卡，原谅我，你说得对，我对你的态度是太生硬了……今后，我要特别注意，不让你有离家出走的念头。”

我恼火地叫起来：“真可恶！事情更糟了。”

克拉托摸摸胡须，表示道：“这事不好办，很不好办！”

“振作起来，孩子们，振作起来！”

文卡抬头向上看，知道我们在注意观察她，于是露出一副提问的表情：现在我该怎么办？看到她这个样子，我们虽然紧张，还是不由得笑了。接着，她想出了新战术，开口道：

“即使我相信外星生活，您也不生气吗？”

我心里想：文卡，问得好！

姨父极力态度和蔼地让文卡理智一些。

“孩子……好啦，好啦……这个话题你太着迷了。”

文卡站起来，一面挑战式地盯着姨父，一面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看……到……了……飞……船！”

“孩子，那是幻觉，是梦境，是大气现象。”

“啊，是吗？咱们去看看马上要出现的飞船是不是幻觉！走吧！到院子里去！你亲眼看看那是不是幻觉！”她一面喊着一面走出房间。

此举激怒了阿米，他气得直揪头发。

“糟糕！糟糕！不能这样！……这是我的过错。看见了吧？嘱咐她的时候，我不够细心。惨啦！”

我说：“阿米，这事棒极了！现在让飞船露面吧！事情就了结啦！”

“什么！？真的让飞船露面，会把姨父吓死的，或者把他吓成疯子。这可不行。再说，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让飞船露面。这是需要太空当局批准的。如果事情越来越糟，太空当局是不会批准露面的。文卡本来应该慢慢进行，应该私下解决，这话我跟她说过……”

因为我了解我的知心女友，便说明道：

“阿米，她也是临时想出来的，有些急躁。”

“当然是急躁啦！我太傻了。这个文卡真不听话！……但是过错在我。我就没有想到眼前是些缺乏自控能力的人们……注意听！”

戈罗非常焦虑地看看妻子，说道：

“外甥女的情况很不好。应该带她去看心理医生。这是得了疯病啦！”

“来！来！到院子里来！让你们亲眼看看！我和太空人有联系。如果我愿意，飞船就会出现。你们来看看！看看我是不是疯了！来啊！”

“哎呀，可怜的孩子……”姨妈听见文卡这番话以后，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帕擦拭眼泪和鼻涕。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2）

说实话，我那可怜的爱人有些像疯子。看见她这副样子，我非常难过；一想起她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爱情，我感到自己也有过错。姨父和姨妈确信文卡是疯子，根本不想到院子外面看一眼。

文卡失去了理智，迷茫地望着天空，不住地说：“阿米，快来呀！快快露面吧！让那些怀疑的人看看你的太空飞船！”

阿米拿起一个以前我看到过的麦克风，它能够把声音直接传送到指定地点。

“文卡！”他的声音在我女伴耳边响起来了。

“什么？！你们快来看啊！阿米藏在空中对我讲话呢。”

“哎呀，可怜的孩子！”

“真不害臊！也不脸红！你没把她教育好。她走上邪路了。”戈罗说。

“戈罗，我没有过错。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姐姐在轰炸中突然死了。我是在战争年代开始管起这个孩子的，没人教我怎样培养小孩啊！”

阿米劝文卡说：“文卡，冷静，冷静！”

“阿米，你在哪里啊？”

“文卡，小声点！冷静一下，好吗？我是从飞船上通过直线麦克风跟你说话。现在还不能让戈罗看见飞船。”

“噢，不错，只能让姨妈看……姨妈！快来呀！”

“噢，不，不，”阿米喊起来。“我请文卡先跟姨妈谈谈，让姨妈有个思想准备。我不能让姨妈突然看到飞船。”

姨妈说：“我去看看她怎么了。可怜的孩子……都是那些书籍闹的！”

“对，是那些书闹的……你把她拉进屋里来！我打电话，请个心理医生的朋友过来。让她安静下来，免得邻居们发现。”

姨妈来到院子里，把文卡拥抱在怀里。小姑娘一味地望着天空不肯动弹。

我请求阿米："好啦，利用这个机会，让飞船露面吧！"

阿米拿起遥控器，说道：

"首先我得查一查。应该估计一下：克罗卡姨妈是不是能承受飞船突然出现的景象。你们等一等。"

在一个屏幕上出现了姨妈的头部，放大了许多倍；随后是脑颅内部的情况。可以看到许多闪光的亮点，好象五彩缤纷的电灯。可是阿米并没有看这个屏幕，而是另外一个，那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大家听到一声"劈啪"响。

"好极了！在界线内。看见飞船，她能承受，不会有伤害。咱们已经有了授权。好，现在咱们给可怜的克罗卡姨妈来个'近距离接触'。"

飞船露面了，我们下降了许多，开始在姨妈和文卡周围盘旋。

"姨妈！快看！上面！"

文卡快活极了。姨妈没有理睬她的叫声。但是，突然之间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院子。姨妈不得不向天上望去，结果目瞪口呆……

"够了。"阿米说道。我们又进入了隐蔽状态。让姨妈看到飞船的时间是十五秒钟。

"超过这个时间对姨妈没有好处。"阿米解释说。

"姨妈，看见没有？那就是我朋友的飞船。"

戈罗正要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了院子里有一道巨大的闪光，便连忙跑出房间。他发现妻子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就也向空中看去，但是除去蓝天什么也没看到。

我很高兴，尽管姨妈会昏倒在地。戈罗察觉到妻子的状态，连忙把二人拉进屋里。看上去他很着急。

戈罗一面帮助妻子坐在扶手椅上，一面不停地问道："克罗卡，你怎么啦？看见什么了？"

"自然是我朋友的飞船啦！"

“是……是……真的。有一艘……太空飞船。真的，文卡没疯。戈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啦！……”

“幻……幻觉，克罗卡。可是我也看到了外面有一道强光……那是什么？……不过，没看见天空中有什么呀。”

“姨夫，现在不能让你看见，因为你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你一出去，我朋友就让飞船进入隐蔽状态了。这是为了保护你，免得你发疯或者吓死。”

戈罗只好也坐下来。他闭上眼睛，双手放在太阳穴上，开始思索起来。

“太空飞船……隐蔽状态。这好象是在拿人开心……应该有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克罗卡，你肯定真的看见什么啦？”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3）

“真的，戈罗。绝对不是什么幻觉。”

“也许是陨石，是流星什么的……”

“陨石和流星能是银白色金属制造的吗？”克罗卡问她丈夫。

“那有可能是飞机。”

“飞机能是圆形的？”

“那就是一颗行星，星星……”

“星星能在房子上空盘旋吗？能有五彩缤纷的光线吗？下方能有象征性标志吗？”

“象征性标志？什么样的标志？”

“跟我书里出现的标志一样，姨夫，是一颗长翅膀的心。这都是真的。我真的坐着阿米的飞船去别的星球漫游了。”

克拉托、阿米和我一起快乐地听着下面的谈话。

“姨夫，还有，现在他们正通过屏幕看着咱们呢，在听着咱们的谈话呢。”

“你说‘他们’？可是你书里只提到过一个人啊，就是那个有名的阿米。”

“可是现在飞船上还有克拉托，他是当代第一个改造成斯瓦玛的特里人，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躲进乌特纳山区里去了。他是山里人。彼得罗也在飞船上，他来自地球，那是跟契阿很像的一个星球。他是我的心灵知己……我俩是各自星球的使者，是为爱心之神效力的……”

特里人戈罗一听见这如此荒唐的说法，什么太空飞船、外星人、心灵知己、使者、爱心使者……就不停地揪扯面颊两侧的绿色毛发。

“文卡，请你告诉我：你说的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吧，就是想象，对不对？现实可不是像儿童故事那样荒诞离奇的。说吧，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要是不说，我脑袋可要爆炸了。宇宙不是像你在书里写的那

样。你描写的是想象，可不是现实。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肯定不会搞错；我和科学家都是严肃的人，有理智的人……难道我们都错了！？”

“是的，戈罗，几千年来，人们都搞错了。”阿米通过麦克风说道，这让那个特里人吓了一跳。

“谁在说话？！”

“姨夫，是阿米。他在飞船上有麦克风，可以让他的声音传到任何地方。”

“她还没说阿米能用任何语言讲话呢。”

克罗卡姨妈声音颤抖地说道：“我害怕……是幽灵吧。是妖怪吧……”

“姨妈，用不着害怕。阿米人很好。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真的是像书里说的那样善良。”

戈罗这时似乎得出了什么结论。

“谁知道呢……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有人们不了解的高科技手段；但不是别的星球的，当然，那很可笑……或者也有可能是别的星球，虽然这么一想都让人发疯。不知道……还不太清楚的是他们有没有好意。也许是在利用你呢……我想还是去叫PP。这可能是对契阿的威胁。”

“阿米，PP是什么？”我问阿米。可是克拉托回答了我的问题。

“是秘密警察，狗东西！”

“说得对：狗东西。”我也说道。

克拉托发表意见：“有些人选择行善当成自己的职业工作。”

“每个人的永久性工作就是一张反映自己灵魂质量的照片。”阿米解释说。“但是不要歧视工作，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秘密警察里也有好人。”

文卡略带讽刺地问她姨夫：“爱心……难道对契阿是威胁吗？”

戈罗抱着怀疑的态度表示道：“世界上有披着兔克的丘克嘛。”

“我明白这意思差不多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阿米笑了起来。

“是的，彼得罗。你看看这怀疑的态度是多么普遍，而且总是用同样的形象做比喻。看见特里人的心态了吧？就是终于能接受高级现实的时候，也得把这个现实再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是的，他接受了新的现实，可是总得要现实像他的心态一样可怕才行。戈罗终于部分地接受了其他星球上也有生命的事实，但是，外星人必须是邪恶的……如果他能知道生命还有美好的天地，宇宙中还有神奇的人们……那么他……”

“姨夫，也有真正的兔克，不伪装的兔克。”

“那就太好啦！……可是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啊！”

阿米通过麦克风说道：“是啊，不可能。宇宙中的一切都必须像契阿那样才行。不可能存在高级的现实，自然啦，也不可能存在高级的人类。在几亿、几亿颗星球、若干个银河系存在的宇宙中，最高级的就是契阿啦！契阿是宇宙生命进化的顶峰啦！！！对不对？戈罗！”

文卡、克拉托和我都笑了起来。听到阿米嘲笑他思想的这一席话，戈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不知道。我不跟不敢露面的人说话……如果他有面孔的话。我知道什么啊！我得想一想啊。我头疼。上床吧！”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4）

“姨夫，可是太阳还没下山呐。”

“好吧，那你们留在这里，我上床去了。要读读你的书，多知道一些事情。”

“姨夫，我的书你还没看呐！”

“我看严肃文学，不看儿童读物……好啦，明天见吧！告诉你的‘朋友们’：别通过那个隐蔽的镜头偷看！要尊重别人的私生活！”

文卡笑了。她看看天空，说道：“孩子们，听见姨夫的话没有？”

阿米再次拿起麦克风，说道：“戈罗，朋友，明天见！接受一点这个道理吧：不是任何事情都像你想的那么可怕。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因为那样会把一切弄得复杂起来。同意吗？”

“好吧。”戈罗老大不高兴地哼了一声，一头钻进卧室，随手把门用力一关。

阿米熄灭了屏幕。

“一切比预料的结果好；一次会面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还不能过分高兴。特里人的心灵受世界暴君的影响太大……”

克拉托不明白，他问道：“外星娃娃，这是什么意思？”

阿米给克拉托解释暴君问题，让老人看屏幕。与此同时，我在看窗外。

“嘿，谢谢，够了。最好看看另外一位吧。”

那个手持金剑的小伙子出现了，但是头发是玫瑰色的，眼睛是紫色的，耳朵的形状是斯瓦玛人的……

“对！这才是好汉呢！劈死暴君！呵、呵、呵……”

阿米解释说：“这些典型人物根据人们想象的世界加以变化。”

我问阿米：特里人的心灵是不是也受这个好汉的影响。

“是的，在接受好影响的同时，就逐渐摆脱了特里心态，这是慢慢形成的。但是，或迟或早，所有的特里人都会摆脱特里心态，最终胜

利的是爱心，明白为什么吗？”

“不明白。”

“因为爱心就是上帝。”

克拉托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阿米，你说得对。我知道。我有体验。于是我才写了羊皮书，才摆脱了特里人的心态。”

阿米问克拉托：“尽管你是特里人，有过蒙上帝启示的体验，对吗？”

“我那特里人的心态跟戈罗一样。”

阿米说：“看见了吧？上帝不歧视迷途的羔羊。”

“什么？”老人问道。

“迷途的兔克。”

“啊，阿米，我也不歧视迷途的兔克。”

“克拉托，你不歧视任何人吗？”

“只要在我山里迷路的兔克，一让我抓住，我就粘辣酱烧兔克，噢，香极了！呵、呵、呵……啊，对了，我饿了。咱们回家吧！”

就在我们大笑的同时，阿米拿起了控制仪。

“克拉托，我想带你看看地球，让你好好想想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生活在地球上。”

“妙极了！那就直接飞往地球吧！电子娃娃。可是……应该飞得快一些。除非你这里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用那种东西。”

“克拉托，什么东西？”我问道。

“洗手间。”阿米笑着说，因为他捕捉到了老人的想法。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说真的，我从来不知道……阿米，你使用洗手间吗？”

他笑着说道：“你别以为我会跑到树旁边办事。”

“这么说你也……”

“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还不能像其他高水平星球上的人们那样，仅仅依靠爱心、阳光和氧气提供营养。克拉托，后舱左边第二扇门有洗

手间。”

“我去了。”斯瓦玛老人说着向洗手间跑去。

片刻后老人回来了。他说：“嘿，那不是洗手间。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哦，说得对。我忘了给你解释了。只要你进去把门关好就行了。”

“山里人我永远是山里人，可是我不脏。我不能把那个地方弄得湿乎乎的……那里怎么连个破排水口也没有啊！”

阿米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克拉托，不对，不对。你只要进去，什么都不做就行……”

“可是我恰恰是要‘做事’啊！要不然我进去干什么？难道为了什么都不做吗？”

阿米只好努力克制笑意，以便说个明白。

“你进洗手间，关上门，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就回来。过一会儿就没有大小便的要求了。”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5）

“啊，那是个可以让生理要求消失的地方……可是有时候总要‘做’点什么吧……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忍不住了。我去了。”

很快我们就听到他从洗手间里传来的叫声。

“啊——，真舒服！嘿！孩子们，这太神奇了！”

“阿米，这是怎么回事？”

“这没有什么。你进去以后，就会放出一些可以消除皮肤和内脏里多余物质的射线。这个型号的‘洗手间’比我前一艘飞船的先进。这些射线有识别哪些病菌在某个组织和特定的生物系统中有害或者怪异的能力；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消灭或者停止其活动。这样就可以当消毒间使用，如果有人要去某地之前，可以用来消毒，免得他的病菌给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我回想起在前几次漫游中不能下降到文明发达的星球上去，只能通过窗户或者监视器看一看，原因就是我的病菌可能给别的星球添麻烦。

“这就是说乘坐这艘飞船我可以降落到文明发达的星球上去了。”

“正确。通过这个消毒间就可以；它也可以用做‘洗手间’，这是平时的用处。”

“这真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们不用卫生纸什么的……”

“嗨——，什么都不用。对我们来说，那是史前的事情了。幸运的是……”

“那洗手、洗澡呢？”

“也一样。可以清除身体、头发和衣服上的废物。”

“穿着衣服洗澡！”

“当然。”

“这么说，你们从来都不脱衣裳啦……”

阿米笑了。

“看看又冒出心理极端化的毛病了……即使衣服干净，也要经常更换；另外，让皮肤晒晒太阳，赤脚走在草地上，脱光衣裳下水游泳等等，都是好事。”

“也脱光衣服做……”

“做爱。”阿米回答说，已经领会到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做爱了。

“鬼东西！”我调皮地说，一面轻轻掐掐他的脸蛋。

他笑着解释说：“这是个我们从小就学习了解的题目，彼得罗，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邪念。我们认为，性爱是一种神圣的力量，除去繁衍生命，它还是相爱的二人中可以交流、互相愉悦、振奋精神、激励创造的力量，所以我们非常敬重这股力量。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给爱人的最高尚的爱情礼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能玷污和贬低性爱的价值。”

“我感觉焕然一新啦！一进去以后，我身上的一切都解决了……我的衣裳有一股刚刚洗干净的气味，头发也不再乱蓬蓬的了。阿米，这简直是魔术啊！”

“克拉托，这是高科技，仅此而已。”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那个科技发明。按照老人的说法：是奇迹。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喊道：“这事如果是在我家里，我会马上去洗澡。一点不浪费时间，不冷又不热，也没有洗发液和肥皂水会流进眼睛里，不会滑倒，不会弄湿洗手间，不会磨损毛巾……我希望地球变成奥菲尔的样子！”

“彼得罗，这要努力争取，要帮助爱心在自己的身心内外统领一切，让痛苦和欺骗的黑影消散；这样暴君的力量就削弱了，慢慢失去了可以奴役的土壤。到那时，我们外星人才能前往，因为那时候才值得我们提供全面、公开的援助……朋友们，咱们到达地球上空了。”

“彼得罗，你们的星球很漂亮。”

“克拉托，可是我们在破坏它。”

“跟他们破坏契阿一样。”这位前特里老人说。

“你说‘他们’？”阿米追问道。

“他们，就是特里人；我没有破坏。我在山里没做任何坏事。”

“可是，你也没做什么好事。你什么都没介入，好象事情与你无关似的。假如人人不做好事，充满冷漠的王国就会几千年、几千年地延续下去。”

“阿米，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出去杀特里人。如果不说杀人，而是教育别人，那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因为我已经写了羊皮书。现在我有权利安静地生活。呵、呵、呵……这里有没有吃的东西啊？我觉得肚子里空空如也啦。”

“你是个狡猾的老头，对你不利的，你就改变话题。克拉托，这可是圈套啊。”

“你说什么？太空娃娃，我可真是饥肠辘辘啦。”

老家伙继续装假充楞。

第六章 戈罗与“飞碟”（6）

“永远不应该放下工作，不应该停止效力，这也是真的。偶尔做点好事就说：再见了，‘我去养老了’，那是不行的。凡是与上帝真正同心同德的人，是永远不会放弃工作的，不会拒绝效力的。”

“阿米，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放弃热爱别人……也正因为如此，在高级发达的星球上，没有人‘退休养老’，不存在‘罢工问题’，面对自己的工作，面对为社会服务的任务，没有人东躲西闪。”

“此话当真？”

“当然！但是，我们的宇宙当局负责每人各尽其能，发挥特长，也是真的；就是我们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啊，是这样。地球上可没有这么多考虑。每人只能凭着自己的本事找工作了……”

“那就浪费了许多人的才华……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善。对我来说，休假就是工作；最好的奖励就是工作，就是我眼前的工作。我知道根据因果论，我收获的结果很好，这份工作让我感到称心如意。我从来没有见异思迁的想法。为神效力就是天堂，就是我最高的理想。”

阿米这一席话让我感到震动。的确，我是写了两本书；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在城里和海滨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游戏机房里，有时还在我的电脑上玩游戏，或者上因特网漫游；要不然就无所事事，比如在电视前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

阿米开始笑我这些想法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也不是说你这些想法都不对！用不着自我惩罚。为神效力的愿望是逐渐成长起来的。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将来会像我一样。万物都是逐渐和谐地成熟起来的。如果你心中还没产生效力的愿望，那就不要勉强，因为效力是不能强迫的，不能外人强加的，也不能自己强加

给自己。在爱心的事业里，一切都不能强制执行，而是自由去做；如果不自由，那就不是爱心。”

“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爱心了。呵、呵、呵……”

老人真的饿了。

“彼得罗，给克拉托拿些‘核桃’来！”

阿米指的是核桃味道的食物，吃起来是甜的；第一次漫游时他让我吃过，我很喜欢。

“这能吃吗？”

“当然，你尝一块。”

“来，呣——，呸！让人恶心。好象甜味硬点心，没有辣味……咱们让这孩子回家吧！也许他奶奶会可怜可怜我的空肚子呢。”

“走吧。可是你不能下去。克拉托，如果地球上看见你这么一个太空人，那可不好。”

“你们是太空人，我可不是……嗨呀，对，在这里我也是太空人。那咱们就快点让这孩子回家吧。太空娃娃，咱们回契阿！我家里还有一只辣酱鹌鹑呢。我听见它在哭泣，喊叫说：‘克拉托，快来呀，求求你，快点把我吃掉吧！’呵、呵、呵……”

我们来到海滨浴场上空。天上挂满了星星。

克拉托开玩笑说：“彼得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回家，把我介绍给你奶奶。”

“别做梦了。你能把她也送进辣酱锅里去。”

“为什么？她的肌肉鲜嫩？呵、呵、呵……”

“彼得罗，明天早晨在树林里等我。”我刚要离开飞船时，阿米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降落到地球上而心中不感到难过。这一次无论与文卡、阿米还是克拉托，都不会分别太久。仅仅是一夜的时间。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是，眼下我幸亏还不知道后来事情的复杂性。

阿米把我降落到海滩的那块岩石上。站到那刻有翅膀的心脏上时，我向上方望去，除去满天的星斗之外，什么也没看到。

第七章 宇宙奶奶（1）

奶奶一面在客厅里练习瑜伽功一面在等着我呢。

“彼得罗，你今天回来脸色不是难过的样子了。你换了一副模样，跟早晨出去的时候一样！见到阿米了？见到文卡了吗？”奶奶问我。

我糊涂了，病了，浑身不舒服……奶奶实在吓了我一大跳，让我一时没法回答她老人家的话，只是把眼睛瞪得像炸鸡蛋一样大地望着她。

“孩子，你知道吗？我想你书上说的那一切都是真的。今天早晨我在院子里晒衣服的时候，看见有个银白色圆形飞船从天上过去。她越飞越高，后来就看不见了。飞船下面画着一颗颗长翅膀的心。这让我想起来什么，于是就读起你的书来了。急急忙忙在书里找材料……另外，由于我小心在意，又吃了维他命，终于回想起那天你给我带回来的非常可口的外星核桃。现在，你第一次快活起来了。以前，你回家就是愁眉苦脸的，因为阿米没来嘛。对不对？是的，我相信你真的跟阿米在一起，跟文卡小姐在一起。”

奶奶这番话说得我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吓了我一跳，可另外一方面我感到有了巨大希望：终于有地球上的人可以和我分享秘密了。如果这个人就是我奶奶，是地球上我最爱的人，那就喜上加喜了。

“奶奶，您说得是真话？”

“是的，孩子。”奶奶的目光里露出十分真诚的神情。

“您不准备跟别人说说？”

“亏你想得出来？当然不能说！人们不会相信那神奇的现实的。如果你说到这个话题，他们会以为你胡说八道呢。”

“如果我告诉您：我就在您看见的那艘飞船上呢，您会相信吗？”

“相信，彼得罗。甚至在看见那艘飞船时，我还闪过这个念头呢。因为你出门时很高兴……”

“您不怕外星人吗？”我越来越兴奋了。

“不怕。因为宇宙的主要力量是爱心，所以我想那些人既然能驾驶那么神奇和先进的飞船，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啊，在通往爱心的道路上，肯定比我们进化得多；因此，他们肯定更有爱心，待人更亲切，更讲和平，也更善良。”

我把奶奶紧紧地抱在怀中，脑袋依偎在她肩膀上，傻乎乎地哭起来了。我感到幸福的种种可能性展现在我眼前了。

“彼得罗，我只求你一件事，帮我一个大忙。”

“奶奶，只要我能办到的，您尽管说吧。”

“阿米再来的时候，让我见见他……”

我幸福地笑着，又一次拥抱了奶奶。

“明天您就可以见到他啦！”

“明天？这一次他不是要去一年吗？”奶奶有些迷惑不解地问道。

能够公开同奶奶谈谈这些事情实在太妙了。奶奶想要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点点讲述最近发生的事情，奶奶显得越发得高兴；但是也为戈罗可能不允许文卡离开家庭而感到不安，尽管她嘴里说：要有信心，一切都会解决的。

我从来没像那天晚上睡得如此香甜；首先，奶奶成了新人；其次，因为我最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与文卡永远不再分离。

第二天，奶奶像我一样兴奋，她非要跟着我去树林见阿米不可。我告诉奶奶：我得先问问阿米能不能见面。她表示同意。

我来到树林里。这一次，不许要等候好长时间了。很快我就看见了头顶上方有黄色光线。我让光线把我提升到飞船里。阿米和克拉托笑着向我招手。

“文卡呢？”我问他俩。

“因为文卡居住的大陆比克拉托住的地方亮天早，所以我就先去接克拉托了。估计现在她该起床了。咱们马上回契阿，看看那里有什么新闻。”

“几百万公里的距离，一转眼就到了，好象去大街拐角立刻就回来似的……阿米，真是妙极了！”

“彼得罗，是几亿公里啊！就算哥伦布今天活在地球上，看到他那著名的横渡远航只要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也会大吃一惊的，虽然你们使用的‘大鸟’飞的缓慢，燃料也是不能再生的，噪音又大得可怕。好啦，走吧！朋友们。”

“阿米，可是我得先求你一件事。”

“啊，我刚刚收到了你脑电波传来的信息。关于咱们的事情，你奶奶已经都知道了。她希望能够认识我。我很高兴，一切会很容易办好的。当然，我也愿意认识她老人家。”

这番话让我高兴得跳起来了。

“彼得罗，我跟你去，咱们走吧！”

“对，咱们走吧！”克拉托不等邀请，自告奋勇地说。

阿米立刻警告他说：“你想都不要想！要是人家看见你这副嘴脸，马上会把你抓起来，会调查你的一切，甚至连你那尖尖的耳朵和紫色的头发也不例外。”

“好啦，让他们好好欣赏一下我这个美男子吧！呵、呵、呵……”

第七章 宇宙奶奶（2）

“他们还会用手术刀检查你的内脏。”

“……我觉得脚丫子有点疼，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吧。呵、呵、呵……彼得罗，转达我对你奶奶的问候啊！”

“好啦，那你留下吧。所有的控制仪器都锁上了，免得你干蠢事：一家伙跑上天女座去。”阿米笑着说道。

“能不能给我打开一个电视机啊？我想看看地球上的体育节目。”

“克拉托，你喜欢哪类体育？”

“类似罗克——托克那种玩艺儿。”

“彼得罗，这就是说类似‘猪—网’的游戏，因为罗克是契阿上的一种小动物，长得像犰狳，但是跑得飞快；托克是网。”阿米给我解释道。

“这种体育怎么玩法？克拉托。”我问老人。

“每个球员拿根网杆。放出罗克以后，要用网把它兜住。但是不允许带着罗克跑出三步，这样球员就得把罗克从空中传给同伴，同时要小心别让对方把罗克抢走。球员跑到大门前，射门！进啦！棒极了！”

“假如你的同伴没能接住罗克，它落到了地上，怎么办？”

“那罗克会飞快地跑掉，算丢分，因为抓住它可不容易。”

“可怜的罗克落到地上会受伤的。”

“不会，不会，因为罗克一飞到空中和落地时会变成一个硬铁球，但是跑起来的时候会变成‘快来抓我呀’。呵、呵、呵……我曾经是‘乌特纳猛兽队’的明星……大家叫我‘红色罗克’。”

“为什么？”

“因为扔出罗克时我经常‘出错’；那长腿的硬球常常撞到对方最危险的球员的脑袋上……让他退出战斗。呵、呵、呵……”

“你这种玩法太肮脏了！”

“这不是我的错！谁让他们用那软绵绵的脑袋拦住我罗克的去路呢！呵、呵、呵！……”

“我对你说过：他是契阿上精神最差的斯瓦玛人。”阿米说着打开一个监视器。“不过，你别太相信他那些胡编乱造的事……好，画面来了。你看到的这个叫足球，是地球上最大众化的体育。玩的时候只能用双脚和头部。”

“嘿……他们怎么用脚去踢那个可怜的罗克呢！”

“那不是罗克，是皮球。不许用手去拿。蓝队进攻这个球门；白对进攻对面的球门。”

克拉托无须再听更多的解释。看上去，他只要瞥上一眼就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再说，他已经投入到比赛中去了。

“行啦！白队！他们穿的球衣跟我的罗克－－-托克球队一样，我们是乌特纳猛兽队。灭了他们！阿米，那个白队是哪里的？”

“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拉比特’队。他们是在踢……”

“你单人面对大门啦……狠踢啊！对!啊！嘿！这不算。应该进啦，可是一个不是蓝队的家伙用手抓球了。”

“那是蓝队的守门员。克拉托，只有他可以用手拿球。你慢慢就明白了。按下这个键，你可以看到其他频道。回头见！”

“回头见……这速度真快啊！那个蓝的像飞一样！呵、呵、呵……怎么回事？那个身穿黑衣服手里拿红牌的家伙是谁？他为什么恶狠狠地盯着那个猛冲的白队球员？”

“那是裁判员，相当于管比赛的警察；那张红牌的意思是要把那个队员罚出场外，因为足球比赛不允许踢人。”

“嘿！……可是根本没有碰着他啊！阿米，那个蓝的在装蒜，他在地上疼的样子是给裁判看的。裁判被收买了，嘿，给了你多少钱？阿米，那家伙不懂规矩吗？你的裁判资格是摸彩得到的吗？……”

“我看如果克拉托来我们地球，他会很快适应地球的某些习惯。”我和阿米一面降落，我一面笑着评论道。

“按照他过去特里的历史来说，那恰恰不是什么好习惯……”

第七章 宇宙奶奶（3）

像上次两年前一样，人们都非常亲热地看着阿米，以为他是个大概参加化装舞会的漂亮小孩；有的人甚至还摸摸他的脑袋。面对这个形势，他好象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感到不再像上次那样担心了，因为如今我对阿米和他的能力了解得很多啦。

我俩走进家门。奶奶笑着迎上前来。她一看到阿米，就激动地把他抱在怀里了。

“这孩子的目光透着善良有神！……没错，他不是地球上的孩子！……好孩子，愿上帝赐福给你！永远保佑你！”

阿米笑了。

“奶奶，上帝一直在保佑我。可我不是小孩啦，……也不那么善良，哈、哈、哈……”

“能拥抱一位来自另外一座文明发达星球的人真幸福啊！我的上帝，感谢这宝贵的机会。阿米，谢谢你给我孙子当老师。”

奶奶这番话让我很开心，她以为阿米是我的“老师”呢……可他还是个孩子啊……我笑了起来。她一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奶奶，阿米不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

阿米望着奶奶的方式非常特别；她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说道：

“哦，对，孩子，你说得有道理。阿米，谢谢你跟我孙子做这么好的朋友。”

“我很乐意这么做。我非常喜欢自己的职责。我是用全部爱心这么做的。奶奶，原谅我不能邀请您跟我俩走。彼得罗，咱们走吧。”

“阿米，没问题。就是你邀请我，我也不去。”

“为什么？是害怕吗？”

“阿米，不是害怕。是我不想了解很多奇迹，因为随后我会觉得这个世界让人非常伤心。彼得罗就有这种情况：有时他对任何人都是气横横的，因为他看到地球上的一切都有些‘坑蒙拐骗’。”

我感到不高兴。

“奶奶，这都是私事……原因是我不能不把地球人跟奥菲尔星球上的人比较。”我解释道。

阿米问我：“彼得罗，你不把自己跟奥菲尔人比一比吗？”

“这个、这个……”

“所以我就不去啦。许多好事我宁可不打听，坏事也一样。”

“奶奶，您说得对。我们知道这些旅行会给心理上带来一些危险。了解一个神奇发达的星球可不是容易事，然后还得回到那个没有团结友爱的地方生活。这也是这类接触宁可少一些的又一个原因。”

“这是今天早晨我给你们做的点心，带上吧！给文卡小姐一些；再给克拉托先生留一些。”

“克拉托‘先生’？哈、哈、哈……您说什么哪？奶奶。那是个老山民……”

“彼得罗，必须叫克拉托先生！因为他写了那样的羊皮书，就理应完全尊敬他，钦佩他。”

“什么？！如果哪一天您认识了他，可千万别这么称呼他，他会骄傲得尾巴翘上天……不过他为人很善良，很有趣；这是真的。好啦，再见吧，奶奶！”

阿米提醒说：“彼得罗，你对奶奶没有忘记说点什么吗？”

“没有哇……关于哪方面的事情？”

“克拉托的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啊……除了告诉奶奶：他是个相当丑的老头。哈、哈、哈……好了，再见吧，奶奶。”

“彼得罗，你忘记转达克拉托对奶奶的问候了。”

“啊，对了，奶奶，克拉托问候您。好了，再见吧。”

“真的吗？哦，太动人了！……心地真好，是另外一座星球上的……请您们告诉他：谢谢他的问候，我也向他表示问候。还有……

还有……如果他能来的话，请他过来喝茶。可以一起谈谈他的星球和我们地球的事情……”

奶奶为这个愚蠢的想法激动不已。

“喝茶？他要是能来，打算喝的可不是茶……”我说。

“彼得罗，他要喝什么？”

“酒呗……还能有什么？茶嘛，他肯定不要。”

“那我去买酒。万一他要来了呢……你俩要多加小心！阿米，驾驶飞船多注意！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红绿灯等等事情。”

“奶奶，别操心啦！”那位白衣外星儿童笑着回答道。随后，我俩告别了奶奶。

“想办法把文卡带来看看！”奶奶站在老远的地方喊道。

第七章 宇宙奶奶（4）

我俩回到飞船上的时候，足球比赛已经结束了。克拉托在看别的节目。一看到我俩回来了，他非常激动地迎上前来。

“我们赢啦！呵、呵、呵……我们截住了一个点球！那个裁判真是不要脸，因为蓝队在禁区外挨了一脚。罚个任意球就行了，可是因为裁判欺负我们，他判了点球，还把白队红牌罚出场外去了。可是守门员把点球截住了。呵、呵、呵……我们白队场上少了两个人。那个裁判简直应该穿上蓝队球衣。他肯定被收买了！另外，他还宣布我们一个漂亮的‘香蕉球’作废。白队真是机智灵活，越过两个后卫之后球直截向前锋飞去！可是裁判和巡边员装傻，他们非说拉比特的前锋越位了，宣布进球无效……可是三比二，我们还是赢啦！怎么样？我们有个非洲球星是射手。三个球里他进了两个。顺便说一句：这个射手浑身晒得漆黑，小伙子很虚荣，对吧？……对方的教练是个白痴，二比二的时候，他换下两个前锋，换上两个新后卫，防线收缩，像个胆小的姑娘，故意拖延时间，因为踢平对他们有利。可是我们的非洲射手从三十米开外一记重炮远射的时候，给守门员一个吊球，因为他站位太靠前了。进球的时候距离全场结束只剩下四分钟了。那个教练差点气死。呵、呵、呵……这个时候，他哭着喊着也想把两个回来坐板凳的前锋再派上场。总是有这种脑袋里装满糨糊的教练……呵、呵、呵……哦，对不起！……”

这番话让我目瞪口呆：克拉托已经完全学会了足球规则！甚至连什么复杂的“越位”规则都懂了，可我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明白的。而他只看了一场比赛就理解了……

“如果我们真的喜欢某件事的话，大脑工作得格外出色，因为我们是全神贯注的，彼得罗，注意力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啊。另外，这位老人可一点也不傻……遗憾的是他不注意更重要的事情……”

“阿米，足球很好看哦。契阿有类似的体育，可是没有什么能跟足球比较。”

我说：“我也很喜欢足球。但是如果玩得太脏，我就不想看了，宁可走开。我讨厌野蛮粗暴。”

“我觉得足球是项带劲的体育，很有大丈夫气概；彼得罗，与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其他体育相比，足球并不野蛮。我看见这节目里有个家伙对付一头身体硕大的畜生……他用一块红布欺骗那畜生，那家伙就跟着跑。呵、呵、呵……那犄角就从那人身边划过……真需要勇气。不过，人们用种种方法伤害那可怜的畜生……那看上去是有些野蛮。”

阿米说道：“你说得对，克拉托。人们往那畜生身上乱扎短扎枪、小匕首，让它慢慢流血，体力下降。由于摇摇晃晃，伤口裂开得越来越大，畜生疼得要命，脾气也就越发暴躁。你想过没有：如果给你脊背插上刀子再晃晃荡荡地乱跑，那会怎么样？”

老山民似乎感到深受刺激了。

“阿米，你说得对。我看到地球上还有一种体育也非常野蛮。”

“你指的是什么？”

“两个家伙互相殴打，直到有个家伙被打得半死，摔倒在地上……”

“啊，那是拳击。许多人真的摔倒在地上死了。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那些体育给人们留下了坏榜样，另外还产生了非常低级的震波。”阿米插嘴道。“观众狂热和粗暴的情绪变成了心理震波，可以传遍全城；别人即使是无意识的，仍然可以感觉到这种震波；由于震波是有‘磁力’的，可以在别人心里刺激出同样的震波，就是那同样的思想感情，于是通过震波就污染了世界……这恰恰对地球暴君有好处。”

克拉托插话道：“所以我喜欢足球。这才是真正的体育运动呢！”

我想起看到过的踢人犯规动作，便说：“足球有时也变得很肮脏。”

“蓝队就肮脏！”克拉托愤怒地吼道，他把责任全推到对手身上。

“你们能不能说些有益处的事情呢？”阿米有些不高兴了。

“彼得罗，你带来的那个纸包里有什么？”

“啊，是点心。”

“让我尝一块。嘿……嗯……啊……这是甜的。你们吃的一切都是甜的吗？”

“不都是。只有最味美的食物。”我说道，故意让他不痛快。

阿米说：“克拉托，这些点心是彼得罗的奶奶给咱们准备的……”

“啊……好吃……吧唧，吧唧……你替我问候奶奶了吗？”

“哎，啊，问候了。”

“她说什么？”

“这个……这个……她说谢谢，但愿戈罗的心软下来，阿米。”

“彼得罗，你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坦率。不说真话的人，就会撒谎。”

“不是的，阿米，我诚心诚意地希望戈罗的心软下来。”

“你很聪明，善于改变话题，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是谁。”

“好吧，好吧……我奶奶说：多谢，多谢。”

克拉托说：“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彼得罗，她再没说别的吗？”

“啊，对了，她还说问候你……哎呀，我真想看到文卡啊！……”

“彼得罗，她没说别的？”

“没有别的了……这里有点热……”

阿米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彼得罗——！”

“啊，对了，她对阿米说：别闯红灯……哈、哈、哈……现在总可以谈谈文卡了吧？！！！”

第七章 宇宙奶奶（5）

阿米笑了起来。

“这些不进化的人啊……要想让他们把真话都说出来是多么困难啊……”

“阿米，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我有些生气了。

“差不多吧。确切地说，还差一些。”

“阿米，奶奶说的一切我全说啦！行啦！求求你啦！”

“可是你忘记说：奶奶非常敬佩羊皮书的作者。你也没说奶奶知道克拉托问候她的消息以后的激动神情；你也没有说奶奶邀请克拉托去家里做客；奶奶还说要去买克拉托喜欢的好酒，真的准备克拉托做客时喝……”

“还有这么一大堆话啊？……这个漂亮老太太……彼得罗，你为什么藏在肚里不说啊？”

“我什么也没藏！我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够了！别审问个没完没了啦！”

克拉托有些糊涂了。

“阿米，这孩子怎么啦？”

“克拉托，他在吃醋。在感情方面，他有些自私自利……”

“啊……”

“什么？！什么？！……我吃醋？我吃醋？为奶奶吃醋？哈、哈、哈……我感兴趣的是文卡……”

“对，文卡是伴侣，奶奶是奶奶。”阿米说道。

“是啊，是啊，我看不出这罪过有多可怕。”

“你希望奶奶只属于你一个人……你不愿意任何人跟你分享奶奶的爱。奶奶只能属于你一个人，你不允许奶奶还有其他享受幸福的可能性。你几乎不在意奶奶的幸福，彼得罗，你只管自己。”

与上次漫游相同，他一给我指出我身上的缺点时，我几乎晕倒在座位上。但是，如今情况不同了。这一次，我很明白：阿米是对的，像从前一样，我对自己没有隐瞒真相。现在，阿米对待我没有什么不公平，也没有欺负、诽谤我，而是我的朋友：比我还了解我的朋友，指出我有些自私自利，希望奶奶只爱我一人，而我并不关心奶奶的个人生活。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羞得面红耳赤。我决定长时间沉默，等恢复镇定以后再说；也不做别的事情。